

联系我们 —— 故事中国网 www.storychina.cn

2016

8月上



STORIES

故事会

®



15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池塘夏色 故事怡人

封面画作者 谢友苏

另类离婚故事



Cao Qingwen Stories Editor
曹晴雯 故事会红版编辑

前一段日子，朋友给我讲了几个离婚故事，听完感触良多。挑了两个，在这里和大家分享：

一则是婚姻登记处的奇遇。男人举着块大玻璃闯进来，嘴里不停喊着“离婚”，身后跟着一个气呼呼的女人。工作人员看在眼里，给了男人和女人优先办理的特权。他拿出表格，抬头问男人是否带了结婚证。男人指指大玻璃，说：“带了！粘在上面拿不下来了！”工作人员又问有无复印件，男人摇头说没有。工作人员示意男人去复印一份，可粘了结婚证的玻璃实在太大，根本操作不了。工作人员一脸认真，说道：“没有复印件我们就没法办理了。”男人冲女人摇摇头，举着大玻璃准备离开，女人无奈地叹了口气，也跟着男人走了。

他们走后，大家议论纷纷。工作人员这才说，男人和女人是这里的常客，女人脑子不好，一发病就要找结婚证离婚，男人就把结婚证用胶水粘在桌子玻璃上。发病时就把她带来，按程序走一遍，只有这样才能使她安静下来。男人说，当年追女人的时候费了好大劲呢，不能看她有病就不管了。

另一则是发生在美国的故事。丈夫和妻子贫穷但很恩爱，后来，丈夫发现自己身患顽疾，但又没有医疗保险，就用了各种激将法让妻子跟他离婚。妻子拿他没办法，只好说：“离婚要缴纳 1390 美元的诉讼费，等我们攒够钱再离吧！”

丈夫很内疚，维系婚姻的方式那么多，可他们却是用贫穷！之后，丈夫千方百计地筹钱，而妻子却千方百计地把多出来的钱以各种名义花掉。为了让妻子尽早离开自己，丈夫甚至“胁迫”妻子去参加了一档竞赛节目，原因是优胜者可以获得“免费”离婚大奖。最终，他们赢得了比赛，但包括法官在内的所有市民都不同意他们离婚。

以上，故事很短，却让人真切感受到平凡日子里的爱。也许，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多为彼此着想，才是爱情之花永不凋零的神奇药水吧！

（插图：丁德武）

612

2016

SEMIMONTHLY
上半月刊

8月



STORIES

欢迎登录本刊主办的“故事中国网” (www.storychina.cn)



开卷故事..... 2
笑话 14 则周继红等 4

网文热读

赌锁.....程奋只 8

东方夜谈

灵魂追踪仪.....空谷白驹 11

海外故事

上帝的手.....夏克军 15

新传说

衣服上的枪眼.....孙新峰 17

今晚睡哪.....李 杨 22

机智乡长.....王生文 26

“间谍”保姆.....任宏伟 28

外国文学故事鉴赏

保险疑云..... 31

传闻轶事

虫眼茶.....靖 丹 36

法律知识故事

无证驾驶.....王秀申 41

民间故事金库

第四重防伪.....于 诺 43

3 分钟典藏故事..... 48

情节聚焦

角色体验.....刘树新 50

阿 P 系列幽默故事

阿 P 载客刘振涛 53

经典传递..... 58

中篇故事 (精编版)

真假贯耳瓶.....叶敬之 62

只因多看一眼.....徐嘉青 71

我和《故事会》的故事

书中缘.....刘怀纪 81

动感地带..... 83

微博故事..... 84

“中国莲都，中国好家风”征文选登

扯席.....郑小亮 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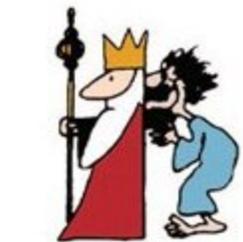
诙段子..... 90

幽默世界

《玛丽太太的愿望》等 5 则麻 坚等 92

本刊信息传真

..... 10、82、85



2016年8月

上半月刊·红版

社 长、主 编 夏一鸣

副社长 张 凯

副主编 吕 佳 朱 虹

本期责任编辑 曹晴雯

电子邮箱：caoqingwen0228@126.com

发稿编辑

吕 佳 姚自豪 丁嫻瑶 陶云韞

美术编辑 华 婵

本社办公室电话 021-6437 5030

红版编辑部电话 021-6433 5114

绿版编辑部电话 021-6433 6469

地址 上海市绍兴路 74 号 邮编 200020

主管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主办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出版单位 《故事会》编辑部

发行范围 公开

出版发行部

发行业务 021-6431 3938

发行经理 钮颖

媒介合作 021-6433 8113

媒体部

新媒体 021-6467 7160

广告业务 021-3401 0383

广告总监 孙珍霞

广告经营许可证

沪工商广字 3100320080016 号

故事会互联网+

《故事会》微博 @故事会

《故事会》微信 story63

故事中国网 www.storychina.cn

《故事会》网店

shop36332989.taobao.com



国外发行 中国图书贸易总公司

印刷 上海文艺大一印刷有限公司

发行：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报刊发行局总发行

国内代号 4-225 定价 4.00 元

特别提示：凡本刊录用的作品，即视为本刊已获得该作品与《故事会》相关的网上传播、汇编出版、电子和录音录像制品等权利。本刊向作者支付的稿酬，已包含了上述各项权利的报酬，如有特殊要求，请提前说明。未经本刊许可，任何人不得擅自使用（包括但不限于：以非法的方式复制、改编、传播、展示、上载）本刊刊登的作品。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笑话 ·

改句子

语文课上，老师在黑板上写下“小红是我的朋友”，请同学们改写句子，要求只变换文字顺序，不能增加或删减文字。

一同学举手说道：“老师，这个句子按照不同标准，会有不同的答案。”

老师满怀期待地说：“那你说说看。”

该同学振振有词地说：“‘我的朋友是小红’，这是普通答案；‘朋友，小红是我的’，这是霸气答案；‘小朋友，我是红的’，这是脑洞答案；‘是的小朋友，我红’，这是自恋答案。”

(周继红)



(本栏插图：包丰一)

生意

表弟成绩很好，每天做完作业都会让父母检查，而且还要求父母保证正确率在95%以上，父母都以他为骄傲。

一次家庭聚会，表哥好奇地问表弟：“你怎么这么努力呀？”

表弟淡定地说：“同学抄我作业，一天五块，包月一百二，正确率低了没生意。”

(史志鹏)

数学好奇妙

两个同学在聊天，甲说：“最近我在研究数学，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规律。”乙问：“什么规律？”

甲看了一眼乙，得意地说道：“数学和音调是息息相关的！你看，‘微积分’都是第一声，‘线性代数’都是第四声，‘高等数学’四声都有，数学真是好奇妙啊！”

(米 丝)





停薪留职

老公没有领到这个月的零花钱，于是找老婆理论。

老公不高兴地问：“这个月的零花钱还没有给我呢，你是不是忘记了？”

老婆笑着说：“没有忘记，你做的家务我不满意，给你扣了。”

老公很不服气：“不满意就不给零花钱，这叫哪门子规矩？”

没想到老婆理直气壮地说：“这叫停薪留职……”

(潘 焯)

心理准备

小宋和老婆早上吵了一架，下班回家，发现老婆从里面反锁了门，喊了半天，也不开门。

这时候，刚好有个快递小哥来送快递，谁知喊了大半天，门依然没开。

小哥撇撇嘴，对小宋说：“哥，你要有心理准备啊！”

小宋一脸不解，看着小哥问为什么。

这时，小哥又说：“根据我这么多年的从业经验，如果一个女人连快递都不收了，多半你今天晚上得另外找地儿睡了。”

(木 纹)

周末，夫妻俩在家看电视，老公要看羽毛球赛，老婆却霸占着遥控器，看起了偶像剧。

老公想了想，用手机下载了一个软件，这样无论老婆看哪个台，都被老公偷偷切换到体育频道。

老婆觉得奇怪，以为电视机坏了，没办法，只好跟着老公看球赛，这让老公得意了一晚上。

第二天，老公一进家门，老婆就兴奋地说：“老公，电视机修好啦，不会自动换台啦！师傅要五百，我只给了三百！”

(卧 龙)

自作聪明





· 笑话 ·

极品

对情侣约好一起过情人节，小伙子答应会给姑娘一个终生难忘的惊喜。姑娘很感动，心想小伙子平常那么“二”，一点都不解风情，这下终于开窍了。

情人节这天，小伙子神秘地让姑娘把手机给他，还让姑娘闭上眼睛。过了一会儿，小伙子说了一声“OK”，姑娘满怀期待地睁开眼睛，只见小伙子把姑娘手机的SIM卡放在嘴里，然后吐出舌头对姑娘说：“看，芭蕉扇！”

(高冷王子)



谁有钱

老马和朋友去信用社办事，走到门口，看见旁边停了七八辆轿车和七八辆自行车，老马说：“你瞧这些开轿车来的，多有钱！”

朋友摇了摇头，笑着说：“你还不知道吧？这些开轿车来的，都是来办贷款的，骑自行车的才是来存款的，到底谁更有钱啊？”

(李云贵)

证人

詹姆斯是一起刑事案件的证人，警察对他进行了贴身保护。他非常担心，除了妻子，没有把这事告诉任何人。几天后，罪犯被抓获，詹姆斯这才把事情告诉了弟弟。

弟弟听了很不高兴：“难道你没有告诉警察，你有一个双胞胎弟弟，而且就住在你家附近吗？”

(周工)

未雨绸缪

最近，姐姐发现弟弟突然一改常态，游戏不打了，电视不看了，每天很早就躺下睡觉。她很好奇，就问弟弟，弟弟一本正经地说：“马上就要期中考试了，我得好好爱护眼睛，不然怕抄试卷时看不清楚答案！”

(分子酱)



无孔不入

这天，小王正和朋友聊天，突然收到一条短信，小王扫了一眼，说：“现在的银行真厉害，简直无孔不入！”

朋友不解，小王又说：“月底卡里没钱，短信下面的广告链接是‘低息极速贷款’；刚发工资，广告就变成了‘基金理财1元起购’……”

(梅之傲)

都一样

女儿快三周岁了，妻子一直在猜女儿想要什么生日礼物。这天，她跟丈夫聊起来：“宝贝女儿都三岁了，想要一个东西却不明说，非得大人主动问、主动给，她不会是有心理障碍吧？”丈夫看了妻子一眼，话里有话地说：“别担心，别说三岁了，三十岁的女人都这样。”

(陈新)

剪头发

一位先生去理发店剪头发，新来的洗头小妹刚给那先生系好围布，看到他的表情，吓了一跳，说：“大哥，你眼睛好大哦！”

那先生吃力地说道：“不是哥眼睛大，你再勒紧点，我还能把舌头吐出来！”

(巴黎)

小玲是个大龄女青年，长相也很一般，今年春节终于带了一个长相帅气、对她也特别好的男朋友回家，谁知父母对他竟然一点也不热情。

这天晚上吃完饭，一家人坐在客厅里看电视，趁着男朋友上厕所，父母双双把头伸过来悄悄问小玲：“说实话，你这男朋友多少钱租的？”

(若子)

男朋友

(本栏欢迎来稿，读者、作者可将有新鲜感、有精彩细节的笑话佳作投寄给我们。来稿一经采用，最高稿费为100元。本期责任编辑电子邮箱：caoqingwen0228@126.com)



赌锁

程奋只



陈三开是通州城最有名的开锁师傅，他十五岁就跟着师父学开锁的本领，三十年来，开锁无数。

陈三开开锁确实厉害，别的开锁师傅都有一个工具箱，里面装着各种开锁的工具：小手电、铁钩、细麻绳、扭力扳手、开锁枪……陈师傅这些东西都没有，他开锁横竖就凭一根铁丝，而且他开锁速度极快，普通的锁，他只要把铁丝伸进锁孔一拨就能打开，再难开的锁也绝不超过三下，定能打开，“陈三开”的绰号就是这么来的。

有了这手绝活，陈师傅在通州

城的生意非常红火，但凡谁家把锁不小心锁上了，不管路远路近都跑来找陈师傅开锁。更有好事者，拿一些稀奇古怪的锁，故意让陈师傅来开，不图什么，就想看陈师傅露一手。但是不管什么样的锁，到了陈师傅这儿，立马就开，一准儿的麻麻利利，真叫一个绝。

这一天，通州城的大街上走来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子，个头不高，但浑身上下透着精气神儿，左脸上的一颗黑痣分外明显。这人来到陈师傅的铺子前，抬眼一瞧，只见陈师傅这铺子不大，但招牌敞亮，门脸上一副对联，上联写：“铁丝一



根”；下联写：“妙手三开”。正中一块匾额，上书四个大字：“天下无锁”。这人冷笑一声，走进铺子，说道：“你就是陈三开陈师傅吗？”陈师傅正在低头摆弄一把锁，瞧也没正眼瞧他，只淡淡地应了一句：“您有事？”

那男子说：“天下无锁，口气不小啊，只怕我包里的这把锁，你就打不开。”

陈师傅“呵呵”一笑：“是吗？这么多年了，我陈三开还没见过打不开的锁。”

“对，陈师傅打不开的锁，还没造出来呢！”门口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聚了几个看热闹的人。

男子说：“好，既然如此，那我就和你赌一把。今天你要是把这锁打开，我输你一万块。”说着从包里拿出一把锁，又从包里拿出厚厚一叠百元大钞，

“啪”的一声，拍在桌子上。

这可惊坏了那几个看热闹的人，那年头一万块可不是小数目。陈师傅也是一惊，在这一行里，自己虽然名头响亮，但实惠并不多，开一把锁赚不了几块钱，现在一下子能赚这么多，一万块呐，抵自己开多少把锁啊……

男子接着说：“可你要是打不开，我就把你门口的那块招牌给拆了当柴烧，怎么样，敢赌吗？”

这时门口的人越来越多，大家知道陈师傅今天碰到了硬茬，都想看看他怎么收场。陈师傅看了一眼那把锁，这种锁市面上没有，他没见过，但他仍不动声色地说道：“好，我和你赌。”

只见陈师傅左手拿锁，右手把铁丝探入锁孔，左手微微转动，右手轻轻一拨，要在平时准是“啪嗒”

一声脆响，可今天这锁却毫

无动静。陈师傅眉头

轻皱，将铁丝

抽出，又重

新伸入锁

芯，稍稍调

整了一下角

度，又是轻轻

一拨，但锁仍然毫

无反应。



门口围观的人有点急了，老少街坊们看惯了陈师傅麻麻利利地开锁，啥时候见他这么磨蹭过，大家都暗中为他捏把汗。

那男子笑道：“陈师傅，怎么样，我看你这‘三开’的名号，今天要栽在这把锁上啊！”

陈师傅无话，只把那根铁丝用手捋了捋，又重新伸入锁孔，只是比前两次慢了些，他双目微闭，屏息凝神，一点点地将铁丝探入锁孔。整个世界都静了下来，仿佛都能听到锁芯里弹子和锁簧挤压跳动的声音。那男子也瞪大眼睛，紧张地看着陈师傅手里的铁丝。

“啪嗒——”大家听到了熟悉的声音，锁开了。

满屋子一片掌声，大呼小叫，像看了一场大戏。他们哪里知道，陈师傅这时已经湿了一身冷汗。

男子满脸通红，说了一句：“愿赌服输，这钱是你的了，陈三开果然名不虚传。”说完拿起锁，转身走了。

五天后，在美国芝加哥的报纸上出现了一条新闻，说的是不久前美国的一家锁具公司研发了一种新型防盗锁，为了显示这种新锁的安全性，公司总经理向芝加哥的锁匠们发出挑战，但连续多日竟然没人能打开此锁。十天前，一名华人男子接受了挑战，并和这家公司的总经理打赌，十日内打开此锁，赌金十万美元。十日后这名男子拿着打开的锁来到这家公司，他赢了，并拿走了十万美元。报纸还附上了该男子的照片，他个子不高，但浑身透着精气神儿，左脸的一颗黑痣分外明显。

（题图、插图：孙小片）

阿P系列幽默故事征文

阿P系列幽默故事栏目开辟二十多年来，深受读者欢迎。为了把这个栏目办得更好，本刊再次面向全社会征稿，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关注阿P，把您身边的阿P故事写得更精彩，更有现实意义和典型意义。

来稿方法：1. 从邮局寄发，请在信封上注明“阿P故事征文”字样，本刊地址：上海市绍兴路74号《故事会》杂志社，邮编：200020。2. 从网上传递，可寄本期责任编辑电子信箱：caoqingwen0228@126.com，请在主题上注明“阿P故事征文”字样。凡已和我刊编辑有联系的作者，稿件可继续投给联系的编辑。



灵魂追踪仪

■ 空谷白驹

最近，洋子发现自己的丈夫有些不对：回家不像以前那么准时了，而且说话总是支支吾吾，就连做事也神秘兮兮的。她想知道丈夫究竟在外面做什么，可自己又不能天天跟着他，心想，要是有一台追踪仪就好了！

有一天，洋子的手机响了，是一个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打开如下链接，您就会获得一款免费的追踪仪，它可以帮您定位任何一位

您想追踪的人。”洋子感到很奇怪，但还是打开了链接，并下载了那款追踪软件，她在上面输入了丈夫的名字——井原一郎，填写完丈夫的相关资料后，按下了确认键。

第二天丈夫出门后，洋子连忙打开追踪仪，追踪仪果然显示了丈夫的行踪，那是一个移动的绿点，最后，绿点停留在一个地点并自动显示了地点的名称，那正是丈夫所在的公司。这让洋子很高兴，但她



还是将信将疑：这款追踪仪真的有那么准吗？

下班的时间到了，洋子拨通了丈夫的电话：“井原君，家里的三文鱼没有了，你下班后，顺便到泽野大叔的店里买一些吧。”

丈夫说：“哦，三文鱼吗？家里附近的超市里不是有吗？”

“我原本也想到附近的超市买的，可下午只剩下一些不新鲜的了，泽野大叔家的三文鱼最好吃了，你知道的。”洋子故意这样说。

丈夫笑道：“好的，那我去买一些，今晚又可以吃到三文鱼了，哈哈。”

挂断电话后，洋子连忙打开了手机上的追踪仪，追踪仪显示丈夫果然去了泽野大叔的店里。这下洋子放心了，虽然这款神秘的追踪仪有些奇怪，但确实非常准确。之后几天，洋子每天都会打开追踪仪来查看丈夫的行踪，但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这一天丈夫出门后，洋子照例打开追踪仪，刚打开，她就惊讶得瞪大了眼睛，丈夫明明已经出门半个小时了，可追踪仪却显示丈夫此刻就在家里，难道……

这时门铃响了，门外传来丈夫熟悉的声音。洋子有点惊魂未定，

疑惑地开了门。

“我把一份重要的文件落在家里了，所以回来拿，刚才在门口翻了半天包，才发现房门钥匙也没带，最近我的记忆力下降得厉害，看来我要去看医生了，哈哈。”丈夫解释完，就拿着文件和钥匙出门了，临走时还不忘送上温柔的一吻。

洋子再次打开追踪仪，看着屏幕上的小绿点一点点移向了丈夫公司的方向，她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原来丈夫刚才一直在门口找钥匙，难怪追踪仪显示他在家里。

洋子无力地坐在沙发上，也许是在那次车祸中受到了惊吓，最近总是很多疑，她又想起了那次车祸的情景：车翻了，自己和丈夫都受了伤，她的头重重地撞在地上，昏了过去……

“叮铃铃……”这时手机响了，是丈夫打来的电话，关照她多休息，不要忘了吃药。放下电话，洋子忽然心情好了起来，也许自己的担心都是多余的，丈夫对自己还是那么好。晚上，洋子为丈夫准备了可口的晚餐，餐后，洋子就上了床，进入了梦乡。

明天就是周末，洋子想到郊外走走，她本想打开手机看看明天的天气，忽然她又惊讶得说不出话来，



追踪仪显示，丈夫此刻并不在家。

洋子回过头，惊恐地看着睡在旁边的丈夫，在心中默念，一定是追踪仪出问题了。她走进卫生间，关上门，按照追踪仪上提供的客服电话打了过去。很快，电话那头传来一个陌生的声音：“女士，您好，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吗？”

洋子有些害怕地问道：“是这样的，我丈夫明明在家，可是追踪仪却并未显示，是不是追踪仪出了问题？”

陌生人反复确认了洋子的问题，然后明确告诉她，这种情况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洋子在房间里看到的那个人根本不是她丈夫本人！

洋子顿时感觉毛骨悚然，陌生人接着又讲道，最近市场上出现了一家克隆人公司，他怀疑洋子的丈夫很可能购买了一台克隆人，克隆人的身体和他本人有一定的相似度，这也对追踪仪造成了干扰，换句话说，追踪仪无法识别洋子看到的那个人是不是她丈夫本人。

听到这里，洋子早已吓得缩成一团。

陌生人还告诉洋子，想确定一个人是克隆人还是他本人，只能升级追踪仪的版本，从身体追踪仪升级为灵魂追踪仪，那是一种更准确

的追踪仪，因为灵魂是无法被克隆的。灵魂追踪仪可以随时通过追踪一个人的灵魂来找到他本人，除非他死了，因为人死了之后，灵魂都到了上帝那里，而灵魂追踪仪唯一无法追踪的就是上帝。

“那怎么升级？”洋子的身体已经开始发抖。

“很简单，我们已经将升级的版本发送至您的手机，您只需按确认键就行了。”

洋子哆哆嗦嗦地在手机里找着升级的版本链接，好不容易找到了，正准备确认升级，忽然发现有个黑影向自己移动了过来，洋子一抬头，惊恐地看到丈夫不知道什么时候走了进来，正笑吟吟地看着自己。洋子吓得大叫一声，脱口而出一句“你别过来”，手机也摔到了地上。

“洋子，洋子，你怎么了，做噩梦了吗？”丈夫关切地问道。洋子睁开眼，发现自己躺在床上，丈夫打开了台灯，原来刚才的事情是一个梦。

丈夫把手伸了过来，想给她擦擦汗，可是洋子却害怕得退向了一边，她惊恐地看着丈夫的脸，回想着刚才的梦境。

洋子借口要去卫生间，顾不



上丈夫的疑惑，拿起手机翻身下了床，径直走向了卫生间。在卫生间里，洋子打开追踪仪，却惊讶地发现追踪仪已经升级，从身体追踪仪升级成了灵魂追踪仪，和梦中的陌生人说的一样！而且，追踪仪显示，她的丈夫就在家里，没错，家里的就是丈夫本人。

洋子走出卫生间，扑到丈夫怀里，哭了起来……

第二天是周末，天气很好。洋子让丈夫陪自己到郊外走走，丈夫也一口答应，不过说要等到下午，上午他要到吉野郡见一个重要的客户，据说是一个国外的客户，只有周末在国内。丈夫保证不会耽误太久，事情一办完就马上回来。



丈夫出门后，洋子照例又打开了手机上的追踪仪，却发现丈夫并没有去吉野郡，而是去了另外一个地方，追踪仪上显示那里是一座墓园。

“他去墓园干什么？”洋子疑虑重重，她走出门外，叫了一辆车，也赶往那座墓园，那是追踪仪不能告诉她的事情，她想一探究竟。

洋子下了车，走进阴森的墓园，追踪仪显示她离丈夫越来越近。终于，她看到了丈夫，他站在一座墓碑的前面，沉默不语。

洋子躲在了一棵树的后面观察着丈夫的一举一动，许久，丈夫向墓碑深深鞠了一躬，说道：“洋子，今天距离你去世已经整整两个月了，请原谅我，我无法接受你离开人世的现实，我的人生中不能没有你，为了生活下去，我定做了一个和你一模一样的克隆人，请不要怪我，我想，你也不想看到我一个人孤独地生活下去吧……”

此时的洋子已经惊愕得说不出话来了，她忽然想起了什么，连忙打开追踪仪，输入自己的名字和资料，然后搜索追踪，但是灵魂追踪仪没有信号，世间已无此灵魂。

（题图、插图：孙小片）



上帝的手

夏克军



有一段时间，美国人青睐法国生产的皮手套，可是海关税很高，这让许多商人犹豫不决，望而却步。有一个商人叫加内特，他决定利用这个商机大捞一把，他绞尽脑汁，终于想出了一条锦囊妙计。

加内特亲自到法国购买了一万副皮手套，同时购买了两套商标和外包装。加内特把皮手套左右分开，首先将一万只右手皮手套重新包装，伪装成五千副手套，寄往自己在美国的住址。妻子按照正常手续接收之后，他在法国的另一个港口，将一万只左手皮手套寄往美国的另

一个地址，并且伪造了一个名字。

加内特回到美国，迟迟不去提取那一万只左手皮手套，而是密切关注当地拍卖行的消息。一个月后，所有滞留海关的超期货物——包括那一万只皮手套，被送往拍卖行。各种货物依次被拍卖，轮到那一万只手套的时候，因为标明了“单手手套”，所以无人问津，加内特得偿所愿，乘机低价买下。

加内特中标之后，在拍卖行的客厅里遇见了一个犹太商人，寒暄之后，得知那商人叫约书亚。约书亚一语双关地说道：“没有哪个商



· 海外故事 ·

人会对单手手套感兴趣，因为美国人都有两只手。”

加内特瞅了对方一眼，诙谐地说：“上帝用左手为人间送来温暖，用右手送来寒冷。寒冬将至，所以，人们此时更希望得到上帝的左手。”

约书亚赞同地点点头，他把名片递给加内特，然后说道：“可惜有些人总是处在上帝的右手之下，加内特先生，如果您遇到类似的尴尬境况，请打电话联系我，我一定不遗余力，帮助您走出困境。”

加内特对约书亚的提议颇感意外和疑惑，但还是礼貌地留下了对方的名片。加内特回到家里，得意地对妻子说：“亲爱的，我们的计划成功了，我们不仅逃脱了五千副手套的海关税，而且降低了五千副手套的进货价。”

妻子兴奋地附和着：“你的聪明睿智再次让我们的钱包像面包似的鼓起来，赶紧动手干活吧，我已经迫不及待地要清点钞票了。”

加内特欣喜地打开包装箱，两个人惊呆了，原来拍回来的皮手套居然全部是右手的，也就是说，现在他们拥有两万只右手皮手套！他们百思不得其解，而且无法起诉海关，因为海关拍卖信息显示为“单手手套”，并没有标明是左手手套

还是右手手套。加内特认为也许海关察觉到了他的违法行为，故意设了个圈套让他钻，如果他去理论，或者再去进两万只左手手套，无异于自投罗网，而且，现在已经是秋末冬初，季节也不允许他拖延时间。

加内特想起了约书亚，他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拨通了电话，想不到对方满口应允购买两万只右手手套。见面之后，两人很快谈好价格，签了合同。当两人举杯祝贺的时候，加内特开门见山地说道：“现在，我以最低的价格把两万只右手手套卖给了你，你可以告诉我真相了。”

约书亚笑着说：“这很简单，我也在用同样的方法逃避海关税，只不过我事先寄回的是一万只左手手套。海关署为了杜绝可能发生的违法行为，故意把我滞留在迈阿密的一万只右手手套，在纽约的拍卖行拍卖，把你滞留在纽约的一万只左手手套，在迈阿密的拍卖行拍卖。”

加内特恍然醒悟，自己买了约书亚逃避关税的右手手套，约书亚买了自己逃避关税的左手手套，只不过约书亚比自己更精明。所以，今年冬天自己处在上帝的右手之下，而约书亚则幸运地处在上帝的左手之下……

（题图：孙小片）



家里来了三个八路军，可他们却不像八路军的样子，受伤的那个衣服上的枪眼还对不上号，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衣服上的枪眼



□ 孙新峰

家里来了三个八路

抗战时期，有个山村边住着老两口，老汉叫关友贵，除了干农活，也常采些草药到山外去卖。

这天，吃过晚饭后，关大妈打算关了院门早点休息，刚到院门口，吓得又跑了回来，一脸紧张地对关友贵说：“不好啦，外面来了三个二狗子。”关友贵赶忙奔到院门口，等看明白后，训斥道：“啥眼神呀，瞅清楚了再叫唤，是八路军！”

三个八路军一大两小，神色疲

惫，大的被两个小的搀着，显然是受了伤。不等关友贵开口，那位受伤的八路先叫道：“老头，你姓关吧，听说你会治伤……”一个小八路连忙打断他的话：“别瞎叫，要叫老乡或大爷。”小八路又对关友贵说，“关大爷，您叫我小马吧，他是小刘，这位大哥姓袁，他腿受了伤，求您老给看一看。”

关友贵爽快地答应着，一边让他们进屋，一边问吃饭了没有，得知他们都饿了两顿了，赶紧吩咐老伴拾掇吃的。关友贵把三人领进屋，



· 新传说 ·

让老袁在床上躺下，刚要检查他的腿，却发现了一个问题：从衣服上看，老袁心窝下有一个枪洞，周围一片血渍，可他的裤子却好好的。关友贵暗暗奇怪，但没动声色，说：“这伤难办哩，我懂些药理，能配一些治伤的药，可不会取子弹，得找西医动手术。”小马立马说：“不是枪伤，是刀伤，今天突围时被一个鬼子用刺刀戳大腿上了。”

原来，山那边有块抗日根据地，鬼子今天重兵围剿，队伍被打散了，小马、小刘掩护着老袁突围到了这一带，躲了起来。八路军没在这一带活动过，没啥群众基础，三人打算天黑后摸进村里看看，正好碰到一个放羊娃，说村子边上有位关老

汉会治伤，他们便找来了，打算先把老袁的伤治一治，再去找队伍。

听了小马的话，关友贵没说什么，让老袁把衣服都脱掉，只留着裤衩。老袁不明白干吗要把上衣也脱了，但还是照办了。他的刀伤在大腿外侧，缠有绷带，刀口很深。关友贵先用盐水洗伤口，疼得老袁直叫唤，接下来，关友贵给老袁敷上药、包扎好，说：“你这伤没大碍，养一阵就没事了。”

关大妈摊好了煎饼，招呼大家吃饭，小马十分感动：“大妈，您对八路军真好。”关大妈说：“孩子，你这话就见外了。俺有俩闺女，有一个就嫁在你们根据地附近，是个堡垒村，俺跟老头子看闺女时见过八路军，那是咱自己的队伍啊！再说，就是没俺闺女这一茬，俺也不能拿八路当外人！”

他们可能是假八路

第二天，关友贵上山为老袁采草药，回来时发现三个八路躲在里屋争吵，他问老伴怎么回事，关大妈说：“也没啥，就是小马很担心根据地的乡亲，说迟早要





跟小鬼子算账，老袁说了句‘八路军打不赢皇军’，小马就不高兴了。”关友贵听了，朝里屋瞟了一眼，挥手让老伴出去。

关友贵把老伴领到灶房，关上门，突然说：“这些人不是八路。”关大妈惊得张大了嘴。关友贵常往山外跑，见过不少世面，此刻，他说出了自己的一番怀疑：“那个老袁流里流气，咋看咋不像好人。他刚见我时，喊我‘老头’，这不是八路的做派；我给他洗伤口时，他直叫唤，八路能这么屁吗？再往前，小马向我介绍老袁时，不叫‘同志’，叫‘大哥’，八路是不兴称兄道弟的。还有，你刚才说，老袁说‘八路打不赢皇军’，八路都叫日本人‘鬼子’，喊‘皇军’的都是汉奸。”

这么一说，关大妈也醒悟过来，难怪小马数落老袁呢，是不是怕他露出什么？关友贵又说：“其实，我早觉着不对了，老袁的伤在腿上，可裤子没破，衣服心窝下却有一个枪眼，我昨天让他脱光，就是想看看他心窝处有没有伤，哼，啥也没有。”关大妈既佩服又害怕：“死老头子，我平时咋没发现你这么有心眼呢？你说，这里头有啥道道？”

关友贵先跑到门口，从门缝里往外望望，又回过头说：“这说明，

他们的衣服是从死去的八路身上扒下来的。他们是二狗子、汉奸，冒充八路，还演了出苦肉计。”

关大妈吓得摔倒在了柴堆上：“他们为啥冒充八路？”关友贵想了想，说：“他们的大部队找不着八路，就派些汉奸冒充八路，打听消息，就算找不着八路，也能试探出哪些人亲八路、有没有堡垒户。”

关大妈弄不懂老伴的话是不是有道理，可仍觉得有哪不对：“可今天，那个小马、小刘，不停地帮咱干这干那，不像是坏人哪！”

“越是坏人越会装。”关友贵沉着脸说，“以后，你也要学会装！”

让假八路见阎王去

两天过去了，老袁的伤好多了。这天吃过早饭，关友贵扛起锄头下地去了，到了地头，他也没心思干活，老想着怎么对付这几个假八路。过了一阵，老伴寻来了，说这两天越装越别扭，不如躲个清静。

关友贵一听，把她训斥了一顿，说这样会坏事的。关大妈说装了才坏事呢，那些假八路肯定把他们当成抗日分子或堡垒户了！一语提醒了关友贵，是呀，真这样会招来祸事，早知道就该假装讨厌八路。



关大妈见关友贵有些发呆，劝道：“你也别瞎想了，小马刚才说，他们晚上就要去找队伍了，让咱到时备点吃的和药。这倒好，一走百了。”关友贵一听，突然着急起来：“不能让他们走，咱都一把年纪了，不怕他报复，可我不能让他们再祸害别人。”关大妈不明白他要干啥，关友贵说：“你中午杀只鸡，把藤黄粉拌进去，我送他们见阎王去。”

藤黄有毒，关友贵还在里面加了别的东西，配制成一种毒药，主要是对付那些偷鸡的黄鼠狼，人要是吃了，不一会儿就会剧痛而死。关友贵如此交代一番，就让老伴回去操办了。关大妈一进屋，便杀鸡烧火，忙活起来。到了晌午，她把炖好的鸡肉端上桌，还弄了些酒，说是提前给八路同志饯行，然后用钵子装了些棒子面、窝头和腌菜，说去给老伴送饭，让八路同志先吃。

老袁一听，抓起一块鸡腿就往嘴里塞，小马劈手夺了过来，又放回碗里，说：“你咋这么没礼数？瞧大爷大妈吃的什么……”随后，他拦住关大妈，说：“大妈，您把手里的东西放下，让大爷回来一块儿吃。”关大妈赶紧说：“嗨，老头子早在地里吃习惯了，这只鸡是给

你们补身子的，俺们还有两只呢。”

小马眼圈红了，说一定要等关大爷回来，不然就自己叫去。关大妈忙说：“你们可别在外头露面，要不，我拣几块鸡肉带去。”“那也不行。”小马犟劲上来了，“大爷要是不回来，我们就不动筷！”关大妈傻眼了，只好答应去叫老头子。关大妈一路小跑赶到地里，把情况告诉了关友贵。关友贵倒没料到这一出，他寻思了半晌，才下定决心说：“行，我回去，到时你借口再炒俩菜，躲灶房去，等这事过了，你投奔闺女去。”关大妈“哇”的一声哭了起来：“老头子，你想干啥哩？”关友贵咬着牙说：“我要跟他们同归于尽！”

跟着八路打鬼子

回到家里后，关大妈进灶房去了，关友贵坐上了饭桌，先倒上酒，又给每个人碗里舀上肉和汤，说：“来，干了，吃饱了好打鬼子！”大家把酒干了，正要动筷，关大妈突然冲了过来：“慢！”

四个人都愣住了，关友贵虎着脸说：“你干啥哩，忙你的去！”关大妈不管不顾地走上前，说：“我越寻思越不对，他们放着鸡肉不吃，非要等咱回来一块儿吃，这要是二



狗子，早就撕扯光了，有些话我得问清楚！”关友贵急了：“有啥问的，快出去！”小马忙劝道：“大爷，您别动气，有啥话就让大妈问吧。”

“其实，也没啥。”关大妈说，“我就是想问问，袁同志的衣服上为啥有个枪洞，可身上咋没伤呢？”

小马笑了：“嗨，您问这个呀，跟二老说说也没啥。”

原来，八路军策反了一个伪军中队，他们在一个晚上投诚了，鬼子十分恼怒，展开了报复性扫荡。小马他们被打散时有四个人，还有一位是班长，他心窝下中了一枪，已经牺牲了。这个老袁是伪军的一个小队长，鬼子的阵势把他吓住了，说八路打不过鬼子，等他伤好后，不当汉奸也不当八路，回家种地去。

班长牺牲前一直开导他，还决定把自己的服装留给他，说八路军的服装不富余，不能让它跟着自己埋进土里，能省就省。班长牺牲后，小马和小刘按班长的遗愿，把他的衣服脱给了老袁。他俩明白，班长想用自己的军服和精神激励老袁，可老袁意志仍很消沉，两人怕大爷、大妈另眼看老袁，就一直没把这茬儿往外说。

原来是这么回事，关大妈怒气冲冲地瞪了关友贵一眼，伸手把桌上的鸡肉全泼到了地上：“肉里有毒，都是这个老糊涂自作聪明。”

关大妈把经过一说，小马、小刘和老袁都惊出一身冷汗。这关大爷可不糊涂呢，怪只怪自己没说清。小马先自责了一句，又忍不住埋怨老袁说：“都是因为你消极，不像个八路，差点弄出事。”小刘既后怕又气愤，骂道：“他本来就不是八路，袁队长，你今天就回家种地去吧，我们不稀罕你当八路。”

老袁站起身，惭愧地说：“不，我现在是八路了，我要穿着班长的衣服，跟小鬼子干到底！”

关友贵、关大妈不顾阻拦，硬是又宰了一只鸡煮了。小马他们吃了饭，兴冲冲地找队伍去了……

（题图、插图：张恩卫）





今晚睡哪

□ 李杨

大明是个大学生，他喜欢独自一人去户外探险。这天，他来到一个叫棉花岭的深山里，想露营一晚，可没承想过河时，装着帐篷的背包却被河水冲走了。大明知道，棉花岭昼夜温差大，晚上气温很低，眼看天色暗了下来，看来得马上找户人家投宿一晚，不然的话，自己一身单衣，夜里还不冻死？

事不宜迟，说走就走，大明就近爬上一座山冈，四处远望，他隐约看见西面的山坳里有座房子，心

中一喜，快步朝那边走去。

等到了那座房子前，天色已经完全黑了。大明松了一口气，他敲了敲房门，大声说道：“你好，有人吗？”可房子里一点回应也没有。

大明看房门是从里面关上的，心想，屋内应该有人啊！他透过门缝朝屋里看，只见黑洞洞的，什么也看不见。大明又使劲敲了敲门，大声打了几声招呼，可屋里还是一点动静也没有。大明想，难道屋里真没人？可这门又为什么是从里面



关上的呢？

大明身上只穿着单衣，这时他已经明显感到了寒意。大明想，眼下保命要紧，别的顾不了那么多啦，看来只能先撞开门，进去住一晚，到时候给屋主人留下几百块修门钱吧。拿定主意之后，大明使用肩膀猛撞屋门，可屋门却依旧稳固地紧闭着。看来力道不够啊，大明伸伸胳膊，拉拉腿，向后退了十来步，然后飞快地向前助跑，伸脚向门踹去，只听“咚”的一声，大明被弹了回来，坐到了地上，可屋门还是纹丝不动！

大明坐起来，又看了看窗户，发现窗户也跟门一样结实。他绝望了，知道自己肯定是闯不进去了。大明想，看来，在这里耗着，也撑不了多久，还不如趁着有体力，赶紧再去找别的地方。于是大明马上起身，向山坳外走去了。

大明走了大概三四百米，到了山坳口，他不经意地回头一望，吃惊地发现，那个屋子里竟然亮起了灯！

看来屋子里有人啊，他亮灯就是在招呼自己回去吧？大明心中大喜，朝着那温暖的灯光快步往回走。

到了门口，大明用力敲了敲门，说道：“你好，我是来山里野营的，

装备被水冲走了，想借宿一晚，帮帮忙好吗？”

大明等了好一会儿，可屋里还是一点儿回应也没有。大明感到很纳闷，顺着门缝朝屋里看，看到屋子里站着一个人，那人身后的灯光照出了他的轮廓，这是一个魁梧健壮、膀大腰圆的男人，戴着皮帽，身上穿着大衣，领子高高竖起。因为背光，大明没法看清这人的脸，这使得气氛更加诡异。大明清了清嗓子，又大声说道：“大哥，外边气温太低了，你救我一命吧，我这有钱，不会亏待你！”

可奇怪的是，这人还是一动不动，难道这人是聋子？大明又使劲揉了揉门，把动静闹大，可这人还是没动。大明心里正疑惑，突然，这人竟然动了，只见他走到桌旁，拿出纸笔，“刷刷”地写着字。写完后，他把那张纸顺着门缝递给了大明。大明接过来，借着灯光，看到纸条上写着：“你走到山坳口，大喊三声‘我来了’，然后就可以回来投宿了。”

大明看完，心里满是疑惑，这是搞的什么鬼？但这神秘的大哥这样要求了，大明也只好照做。他朝着山坳口走去，走两步就回头看看，可一直走到山坳口，门也没有



· 新传说 ·

打开。大明照着纸条上的要求，大喊了三声“我来了”，然后就往回走。在这过程中，大明一直盯着小屋的门看，但直到走到屋门跟前，屋门也没有打开。

大明有点灰心，难道这大哥又在耍我？大明试探性地敲了敲门，可谁知他轻轻一敲，这门竟然“吱呀”一声开了。

大明喜出望外，他一边激动地抬脚进屋，一边下意识地说：“太感谢了，大……”但那个“哥”字还没说出口，大明就惊呆了，因为他扫视了一圈，屋子里竟然没人！

自己从屋门口走到山坳口这一来一回，屋门一直没开过啊！大明一边喊“大哥，你在哪”，一边检查床下和柜子里，却并没有发现那人的身影。这屋子很小，再没有其他可以藏身的地方了，难道那人蒸发了？大明被眼前这诡异的一幕吓得额头冒汗。

大明虽然心里万分恐惧，可他还是待在了屋里，因为外面天寒地冻，在外面过夜肯定会小命不保，眼下即使跟“鬼”共处一室，那也比冻死强啊！大明把门关上，插上门闩，把被子披到身上，靠着墙根坐下，但他不敢睡，一直惊恐地东看看，西望望，只想赶紧熬到天亮。

折腾了这一天一夜，又是累又是吓的，大明的体力早已透支了，不知过了多久，大明还是熬不住了，他眼皮一落，睡着了。

不知什么时候，大明听见有人在叫他：“喂，醒醒吧。”他睁开眼，吓得魂都快飞了，因为眼前竟然出现了一个女人！昨晚明明把门窗都关紧了，她是怎么进来的呢？再说，即使出现人，也应该是个男人啊！大明声音颤抖地说道：“你……你到底是人还是鬼？”

女人看到大明吓成这样，“扑哧”笑了，她说道：“大白天的，哪来的鬼？”

大明惊恐地向外望了望，发现外面果然已是青天白日了，大明又看看这女人，发现她是个年轻的农妇，长得很好看，很面善。大明心里稍微镇定了些，但还是困惑不解，他语无伦次地问道：“昨晚明明是个男人，今天又……”

女人“咯咯”笑了，说：“昨晚你见的那个男人，也是我！”

大明惊讶得张大了嘴巴，问道：“你……你还会变身？”

女人笑着说：“我还是从头给你说吧。昨天我丈夫外出办事去了，晚上我一个人在家，突然有人来敲门，我吓得都不敢出声。后来你折



腾了半天才走，我镇定了些，心想，你应该不是坏人，晚上这么冷，附近也没有其他人家，你没处去，还不冻死？但我一个女人家，大晚上跟一个陌生男人睡一个屋，毕竟不太安全。我心里一急，想出个办法——穿上我丈夫的厚衣服，再穿上大衣，立起领子遮住脸，戴上皮帽，冒充男人，把你领进来，住一宿，等今天上午我丈夫回来，就没事了。”

大明听了，皱皱眉，问道：“我见灯亮了，就赶紧回来，可我回来

之后，你怎么不开门呢？”

女人说道：“但等你回来之后，我又突然想到，我一说话，不就露馅了吗？于是我只能又想了个别的办法。”

大明的好奇心被调动了起来，忙问：“什么办法？”

女人指指屋子的顶棚，说：“我藏到顶棚里面睡一晚，你就可以在屋子里睡了。”

大明走到女人指的那块顶棚下，发现上面果然有个能打开的盖子，只是那盖子跟顶棚的材料是一样的，很隐蔽，不仔细看的话，根本看不出来。而盖子下面正好有个柜子，女人可以踩着柜子爬上去。大明恍然大悟地说道：“这么说，你给我那张纸条，让我走到山坳口喊三声‘我来了’，为的是支开我，好让你有时间爬到顶棚上！”

女人“呵呵”笑了，说：“你真聪明！”

大明也笑道：“还是你聪明，让我这个不信鬼神的大男人都以为真闹鬼了！不过，说心里话，我真得感谢你的聪明，不仅保护了自己，也救了我一命，不然，这么冷的天，我要是在野外过夜，恐怕真就冻死啦！”

（题图、插图：谢颖）





机智 乡长



□ 王生文

龚村和陈村为争夺一片盛产小龙虾的水域，经常摩擦不断。有天傍晚，甚至发生了一起群体性械斗事件，要不是县特警队及时赶到，很难说不会闹出命案来。

虽说没出命案，但陈村还是有个村民被人用杀猪刀捅了一刀，躺在县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一连好几天都昏迷不醒。因为械斗事件发生在晚上，所以究竟是谁在黑暗中使用了凶器，县公安局一时还查不出来。

破案受阻后，龚乡长第一个想到的人是龚本云。这龚本云是龚乡

长的堂叔，一向口无遮拦，好斗逞强，一般人不敢做的事他都敢做。虽说还没有确切的证据，但龚乡长料定十有八九凶手就是他。

再说，事情发生后，为了防止暴力事件再度发生，县政府很快召集了两村所属乡的乡长商讨水域归属权的问题。虽说陈村所占的水域面积要大，但由于龚乡长的据理力争，最终还是以五五划了界。

消息传来，龚村人为了表示对龚乡长的感谢，特意选出了几个代表去看望龚乡长。龚乡长热情接待了他们，送他们回去时，他突然拉



过一位长者，交给他一张纸条，上面是一些受邀人员的名单，龚乡长打算在某天晚上邀请他们到县里的一家豪华酒店，为这些功臣们办一场庆功宴，但纸条上并没有龚本云的名字。

转眼到了这天晚上，龚乡长点名要见的功臣们都来了。龚乡长放下干部身份，给在座的人一轮又一轮地敬酒。酒喝到六七成的份儿上，话题回到了那次械斗，龚乡长站起身，又自斟了满满一杯酒，端在手上，哈哈一笑说：“是你们打出了我们龚村人的威风，我才有底气在县长面前坚持五五划界。来，各位父老乡亲，你们都是有功之臣，我再敬各位一杯！”

在座的人纷纷起身响应，气氛到了一个高潮。酒宴结束后，龚乡长还安排了专车送这些人回家。车开进村口时，不时有村民鼓掌欢迎，功臣们也借着几分醉意，走起路来都昂首挺胸的。

第二天上午，一个身材高大、长着浓密络腮胡的老汉气冲冲地闯进乡政府大院，直奔龚乡长办公室。

龚乡长一见来人，忙起身迎接，笑着问：“本云叔，您怎么来了？”老汉拉下脸，没好气地问道：“你不请我，我就不能来了？我就

是来问问你，昨几个晚上咋就不请我去？”龚乡长掩上门，笑着说：“我请的是功臣呀！”“功臣？谁是功臣？”老汉鼻子里“哼”了一声，大大咧咧地说，“那次陈村人多势众，眼看我们就要占下风了，关键时刻要不是我出手快，捅倒他一个，败下来的肯定是我们……”

龚乡长警惕地往窗外望了望，一把拉过老汉，悄声说道：“这是您乱说话的地方吗？走，我陪叔去家里喝几盅。”

酒过三巡，老汉有些醉了，龚乡长拉着他的手说：“真是躲都躲不开您，知道昨晚为啥不请您来吗？还不是怕您嘴上不把门。”

老汉一笑，比画着对龚乡长说：“我能拿你当外人吗？”

龚乡长又凑近些，压低声音说：“叔，您把那东西处理了吗？要是让公安局搜出来，我可就保不了您啦！”老汉忙附在龚乡长耳边说：“你放心，东西早被我扔到村头那口废地窖里了……”

那天夜里，县公安局来人摸进龚村，神不知鬼不觉地在村头的废地窖里，寻到了那把杀猪刀，并连夜将龚本云带走了……

（题图：潘胜奎）



“间谍” 保姆

□ 任宏伟



刘通广是个开发商，妻子马丽云嫁给他之前一直给人当保姆，婚后一直闲在家里无所事事。这天晚上，刘通广突然对马丽云说：“小云，最近你不常说家里待烦了想去工作吗？我帮你联系了一份工作。”马丽云好奇地问：“啥工作？”刘通广犹豫了片刻，说道：“当保姆。”

马丽云听了很生气，说：“以前家里穷没办法才给人当保姆，现在嫁给你也没几天，怎么又叫我去当保姆？”见马丽云恼了，刘通广赶忙解释起来。

原来，刘通广看上了一块地皮，为了拿地，他想方设法想和负责土地审批的张副县长拉上关系，但是他费了半天劲儿，也就只跟张副县长的姐夫朱江成了朋友。

两天前，刘通广从朱江口中得知张副县长的妻子病了，正打算雇个保姆。刘通广得信儿后暗想，如果能安插个“间谍”保姆在张副县长家，打听他的喜好就好了。他思来想去，觉得马丽云就是最佳人选。

刘通广连哄带劝了半天，马丽云才终于放下架子同意去做保姆。

因为朱江的介绍，马丽云顺利



当上了张家的保姆。原本她就善于察言观色，再加上又有丰富的保姆经验，很快就取得了张副县长夫妇的信任，夫妻俩说啥都不避着她。

马丽云仅在张副县长家“潜伏”了十天，就得到了一条重要“情报”：昨天晚上，张副县长的一个同学突然到访，两人在书房里聊了一会儿后，突然就听到了张副县长的责备声。原来，张副县长的同学是一个叫杨大海的开发商请来当说客的，还带来了三十万的见面礼，不过被张副县长给拒绝了。

听到这里，刘通广急出了一头汗，前段时间他就听人说杨大海也对那块地感兴趣。虽然这次张副县长义正词严地拒绝了，但刘通广并不因此就认为张副县长是清官，相反，他认为张副县长的胃口很大，绝不是仨瓜俩枣儿就能打发的。

刘通广对杨大海的办事风格太熟悉了，他明白杨大海此次托人到张副县长家不过是投石问路，下一步，杨大海一定会抛出更大的诱饵来钓张副县长这条大鱼。

刘通广猜得不错，果然，五天后，马丽云那边又打电话传回了一条重要“情报”：杨大海竟然又请出了张副县长的舅舅给他当说客！跟上次不同，这次的见面礼居然是一套

一百六十多万的学区房！

刘通广惊得目瞪口呆，过了好半天才合上嘴，他没想到杨大海为了拿地竟舍得用一套炙手可热的学区房行贿。当然更让他想不到的是，对如此诱人的条件，张副县长竟然还不满意！

刘通广有些心灰，但转念一想，强攻不如智取，他相信张副县长身上一定也有弱点。

很快，马丽云又发现了一个大秘密。这天，张副县长吃过晚饭照例进了书房，因为天热门也没关，马丽云就一边假意收拾屋子，一边留意张副县长的举动。突然，张副县长从柜子里取出一个盒子，又从里面将一个用绸布层层包裹的东西取了出来。为了看清绸布里的东西，马丽云倒了杯水进了书房。她把杯子放到桌上，偷眼一瞅，张副县长正双手捧着块巴掌大的青花瓷片，目不转睛地看着。

从书房出来后，马丽云立马给刘通广发了短信。对于这条“情报”，刘通广格外重视，他琢磨来琢磨去，最后认定，张副县长对收藏青花瓷片情有独钟。

刘通广办事向来雷厉风行，他用了两天时间，花高价在古玩市场抱回来一个青花瓷瓶，一到家，就



· 新传说 ·

找来一把斧头，将瓷瓶砸了个四分五裂。

虽说刘通广不懂古玩，但看着地上的残片，心里也有说不出的心疼。他捡起几块面积较大的瓷片包好，准备让马丽云拿去“孝敬”张副县长，帮自己争取那一块地皮。

这天晚上，马丽云就趁张副县长看电视之际，小心翼翼地把那几块瓷片拿出来，谎称是她家的祖传之物，让张副县长帮她鉴定鉴定。

张副县长看到瓷片，立马来了兴趣，研究了半天，笑着说：“小马啊，依我看，你这几块瓷片十有八九是真品，应该值些钱。我不是专家，你还得找专家帮你鉴定。”

听到张副县长这样说，马丽云忙把刘通广嘱咐的话说了出来。

张副县长先是一怔，然后怒视着马丽云，说：“小马啊，原来你是来我家当卧底的，真是太让我失望了！我这就把工资给你结了，保姆以后你也别做了！”

可马丽云惦记着刘通广交代的任务，她厚着脸皮，继续说：“张县长，您看，这些瓷片也不比您那片差，您就给我个面子收下吧！”

张副县长愣了一下，接着冷冷地哼了一声：“你知道我那瓷片的来历吗？现在我就跟你说说！”

原来，张副县长有个先祖是乾隆年间的知县。先祖当上县官没几天，就有人暗中送了一个青花瓷瓶给他。先祖犹豫了好半天，最后还是昧着良心收了。自从那次收礼之后，先祖的胆子越来越大，不但逢礼必收，还明目张胆地索贿。后来，先祖用钱开路，步步高升坐上了巡抚的宝座。可屁股还没坐热，皇帝的钦差就带人来查他了。先祖这才后悔莫及，在被衙役们带走前，他摔碎了第一次收的那个青花瓷瓶，含泪嘱咐几个儿子，要将瓷瓶碎片一代代传下去，以此警示后辈做官的子孙，为官莫贪，如若不然，就会像那个瓷瓶一样被摔得粉身碎骨。最后，先祖被处以极刑，家产被抄没充公，儿孙们也都流落街头沦为乞丐……

讲罢瓷片的来历，张副县长意味深长地对马丽云说：“我之所以常把瓷片拿出来看看，目的不过是提醒自己。”

听到这里，马丽云也有些发愣。回家后，她把这个故事当作最后一条“情报”告诉了刘通广，听完后的刘通广神色大变，气急败坏地扇了自己一个耳光：“这个瓷瓶不但白买了，还白砸了！”

（题图：潘胜奎）



本文改编自美国作家唐纳德·E·威斯特雷克的短篇小说。他曾三度荣获爱伦·坡奖，不少作品都被改编拍摄成电影。

保险疑云

□ 无机客 编译



弗雷泽的疑虑

弗雷泽三十多岁，是保险公司的调查员。这天，他来到一栋位于市区的公寓楼内，按照门牌号找到一间公寓，掀响门铃。他本以为会见到一位年轻的美女，结果却是一位老太太开了门。老太太头发灰白，五十多岁，化着浓妆，身着连衣裙，脖子上扎着纱巾，看起来很时尚。

“打搅了，我叫弗雷泽，是保险公司的，请问戴安娜·威尔逊小

姐住这儿吗？”弗雷泽客气地问道。

“我就是戴安娜·威尔逊，”老太太说道，“你不会是上门推销保险的吧？我可不会买。”

弗雷泽吃了一惊，满腹狐疑地打量起老太太。他反复确认了两遍，眼前的老太太就是为已故的坎宁安先生工作的那位戴安娜·威尔逊。

一听到坎宁安先生的名字，老太太止不住地伤感起来，她不停地重复：“坎宁安先生真是个好人的好人呐。”

弗雷泽咳嗽了一声，努力让自



· 外国文学故事鉴赏 ·

已镇定下来，他从公文包里掏出证件，证明自己保险公司调查员的身份，然后说道：“我可以进屋吗？我有事要和你商谈，关于坎宁安先生的保险事宜。”

老太太顿了顿，脸上显出一些疑惑，但还是从门口让开，带着弗雷泽走进客厅，在沙发上坐下。

老太太在沙发对面的椅子上坐下，调整了连衣裙的裙摆，说道：“我到公司没有多长时间，平时也只负责公司的文书工作，坎宁安先生的保险事宜我真的不太清楚。”

“威尔逊小姐，这件事也许会让你震惊不已。坎宁安先生在我们公司有三张不同类型的保单，三张保单的投保金额加在一起有25万美元。他属于意外死亡，所以有双倍赔偿，三张保单的受益人一共能拿到50万美元。”

老太太惊讶地“啊”了一声。弗雷泽继续说道：“而你是唯一的受益人。”老太太冲着弗雷泽茫然地微笑，似乎尚未听懂这句话的意思，过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弗雷泽先生，你一定是在开玩笑，怎么会是我！”

这听上去的确有点难以置信，不过一个月前，坎宁安先生的确突

然改变了三张保单的受益人，由他的妻子改成了戴安娜·威尔逊。因为坎宁安先生意外死于他名下公司发生的火灾，保单金额又那么大，所以保险公司按照例行做法，派弗雷泽来调查一下。

刚开始，弗雷泽也以为坎宁安先生的女秘书会是个性感的姑娘，用美色征服了他，让他心甘情愿地改掉了保单受益人的名字，这也是起初弗雷泽再三确认眼前的老太太就是戴安娜·威尔逊的原因。

弗雷泽带着先入之见来到这儿，却发现自己的猜想完全错误。困窘之下，他只想赶紧把正事做掉，离开公寓。他取出本子和钢笔，一边询问一边记录：“坎宁安先生从来没告诉过你，他把你定为保险受益人吗？”

“当然没有。你瞧，我只为他工作了三个月而已。”

“是的，我们知道，”弗雷泽说，“我们也觉得这件事很古怪。”

“哦，可怜的坎宁安太太，”老太太叹息道，“尽管这对夫妻已经形同陌路了……”

“能具体说说吗？”

老太太面有难色地说道：“我其实不应该说三道四。我从来没见过坎宁安太太，但我在公司当秘书



的三个月里，她从没来公司看过坎宁安先生，甚至没给他打过电话。我还听说他们有时会吵架。”

弗雷泽猜想，坎宁安先生一定是在和妻子大吵一架后决定改变保单受益人的，最终选定了戴安娜·威尔逊小姐。

弗雷泽继续问道：“你觉得坎宁安先生为什么会将如此多的保险金留给你呢？”

“他是个一等一的好人，”老太太说，“可以说是世上最好心的人，总是对我这个老太太十分好。”

弗雷泽注视着自己写下的笔记，喃喃自语：“这样也许解释得通，虽然很奇怪。”

老太太接着又告诉弗雷泽，她从没结过婚，一直靠自己养活自己，因为精打细算，日子过得还不赖，50万美元对于她而言的确



是一大笔钱，她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她宁愿用这笔钱作代价，让好心的坎宁安先生活过来，或者，这笔钱更应该留给坎宁安太太，她不相信坎宁安先生会对妻子做出这样的报复性举动。这些话让弗雷泽很是感动。

“本来等他冷静下来，他大概就会把受益人的名字改回来，但没想到还没过一个月，他就意外丧命了。我该做的事差不多已经做完了，先告辞了。”弗雷泽一边说，一边把本子和钢笔放回公文包，准备起身离开。这时候，门铃突然响了。

老太太说了句“抱歉”，然后走过去开门。

坎宁安太太的眼泪

门刚打开，一个三十多岁的红衣女人像飓风似的冲进公寓，嘴上还不停叫嚷道：“那个小妖精在哪儿呢？给我出来！”

老太太跟在女人身后，回到客厅，说道：“夫人，这儿是我家，请问你有什么贵干？”

“哦，是吗？”红衣女人说道，“那么请你告



诉我，我在哪儿能找到那个叫戴安娜·威尔逊的小贱货！”

老太太答道：“我就是戴安娜·威尔逊。”

红衣女人愣在原地，有点瞠目结舌。弗雷泽这时判断出女人的身份，应该就是坎宁安太太。他先介绍了自己的身份，接着说：“我犯了和你一样的错误。我来这儿之前，本以为会发现一名俏丽的年轻女秘书，但正如你所见到的，事实并不是那么回事。”

坎宁安太太连忙道歉，说今天打电话到保险公司才知道自己的丈夫将所有保单的受益人都改成了戴安娜·威尔逊，而这让她怒火中烧。接着，她又责怪保险公司没有及时通知她受益人改动的事，听到这里，弗雷泽开始有些不悦，说道：“客户有权把他选定的任何人改成受益人，公司也没义务告知任何人……”

眼见着弗雷泽和坎宁安太太就要有更大火力的言语交锋，老太太插话道：“我其实并不需要那笔钱，我完全愿意和坎宁安太太分享那笔钱，毕竟是她被亏待了。坎宁安太太，你和丈夫结婚多少年了？”

“十二年。”坎宁安太太在沙发上坐下，啜泣起来，“我该怎么办

啊，除了债务，他什么都没有留给我！我甚至付不起一场体面葬礼的费用！”

老太太坐到她身旁，轻拍她的肩膀，安慰她一定会想出一个解决办法的，接着老太太又转过头看向弗雷泽：“弗雷泽先生，你看要多久才能拿到那笔钱？”

弗雷泽答道：“可以一次性收款，也可以分期收款，按月收款是最常见的。”

“一次性收款吧，”老太太说道，“眼前就有不少需要用钱的地方，另外我有个哥哥在加州的银行工作，他能帮我管理这笔钱。我会让他立刻动身来这儿，他可以为我处理一切事宜。”

弗雷泽想了想后说道：“如果我们快点办好手续，你几天内就能拿到钱。”

老太太说道：“我会让我哥哥打电话联系你。”

弗雷泽站起身，犹豫再三后问道：“坎宁安太太，你要一起走吗？我可以顺带送你一程。”

“让这个可怜的女人在这儿休息片刻吧，”老太太怜惜地说道，“我会为她泡杯热茶。”

“那么我就放心了。”弗雷泽说完，老太太就送他离开了公寓。



威尔逊小姐的真相

房门一关，老太太摘下头上的假发，解开纱巾，不再尖着嗓子说话，“威尔逊小姐”竟然就变了副模样。

坎宁安太太也不再啜泣，从沙发上站起身，着急地问道：“老公，在加州银行工作的那个哥哥是怎么回事？”“计划有变，”货真价实的坎宁安先生对妻子说道，“弗雷泽挺关心威尔逊小姐，如果没有这位哥哥的出场，弗雷泽也许会坚持要给她帮忙。再过两周，真正的威尔逊小姐从希腊旅游回来，到那时候就麻烦了。”

坎宁安太太继续问道：“但这个哥哥要从哪儿找呢？真正的威尔逊小姐又没有哥哥。”



坎宁安先生狡黠地一笑：“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威尔逊小姐的哥哥不就站在你面前吗？哈哈……”原来，当初坎宁安先生雇用威尔逊小姐，除了因为两人的体形相似，也正因为她没有亲戚，这样在假扮她、借用她的公寓时就会绝对安全。

坎宁安太太也听懂了丈夫的意思，咧嘴笑起来：“老公，你真聪明！”听到妻子的夸奖，坎宁安先生也洋洋得意地笑了起来。

确实要有精明的头脑，才能想出这样天衣无缝的骗保计划。要知道，他们只是从黑市上买来一具尸体，冒充成坎宁安先生，接着在公司纵火，让尸体烧成焦炭，再由坎宁安太太假意通过随身物品辨认出丈夫的尸体，让外界都以为坎宁安先生不幸葬身火海了。当然，坎宁安先生事先就把保单受益人改成了女秘书威尔逊小姐，再由他自己假扮成威尔逊小姐，让保险调查员解除怀疑。现在，坎宁安先生只需要再冒充成威尔逊小姐的哥哥，就能顺利拿到50万美元的赔偿金了。

（题图、插图：佐夫）



虫眼茶

□ 靖丹

赵么爷说善书

那还是民国的时候，鄂东有个小镇叫团风镇。那年月，老百姓娱乐活动少，团风镇的百姓也一样，最多的消遣，便是听听善书。

善书，是一种说唱结合的地方曲艺，曾盛行于湖北全省。当时，团风镇小，留不住人才，稀稀拉拉的几个善书艺人，多是半瓢水。还好，有个马马虎虎能撑台面的，姓赵，人称“赵么爷”。此人腿脚不方便，只能在本地混饭吃，就在镇集市东去三百步的地方，开了个说

书馆，吸引了不少人前去乐和。

这天，赵么爷又姗姗来迟，一声咳嗽，早已等在馆外的人自觉站成两排，让出一条路。赵么爷一瘸一拐，打开门锁后，只顾抽把椅子坐在墙角边抽旱烟。

他不是来说善书的吗？坐着干吗？别急，还有一道程序未完。这赵么爷本事小，架子大，说书之前，抹桌扫地之类的杂活儿，得归来听书的人干。杂活儿干完了，赵么爷上了说书台，伸出一根指头往书台上一摠一勾，看看有灰没有，听书的都知道赵么爷的规矩，想听书得



先把场子拾掇干净，叫他满意喽。

“唉……”赵么爷一拍惊堂木，长叹一声说开了，“未开言来，泪流满面……”

这是善书的开场，大家都竖起了耳朵。听着听着，听众们都入神了，赵么爷说的这段儿，十分凄惨，讲一个遭难的母亲，带着女儿沿街乞讨寻找儿子的故事。

只见赵么爷渐入高潮，将手绢儿抖得人心发颤，沙哑着嗓子唱开了：“母女站在路旁边，过往贵人听我言，呸……今日寻子到贵地，不见孩子泪涟涟，呸呸……”

奇怪了，这几声“呸”是个什么风格？不说穿的话，外人还真难明白，其实这“呸”跟唱词无关，而是赵么爷吐浓痰的声音。赵么爷就这德行，想听他说善书就得忍着点儿，不能在意这些细节，否则请出门左转，那边有一排大树，凉快。

赵么爷“呸”了几声后，说书馆里的小伙计赶紧跑了过来，递上一杯润喉茶。也活该小伙计倒霉，没早点搁温茶水，赵么爷依平日的习惯，“咕噜”一口吞下去，烫得龇牙咧嘴，随手操起手边的油纸扇，朝小伙计头上打去。

小伙计挨了揍，脸上却照样堆着笑，没办法，他得倚着赵么爷吃

口饭。这小伙计也是本镇人，跟他娘相依为命，当初他娘望着赵么爷说了一肚子好话，赵么爷才勉强答应这小伙计来说书馆，卖点茶水点心。

等赵么爷打够本了，小伙计这才点头哈腰地赔不是：“么爷，这都怨我，您教训得好，您不打我不长记性。”一句话说得听众们哄堂大笑，都纷纷给小伙计找台阶下：“来，给续点水，再加一包花生米……”

杀出个过路客

赵么爷一连说了两个故事，该中场休息了，就在听众们活动腿脚的时候，说书馆外传来一声问话：“敢问此地可是赵么爷的说书馆？”

听这声音，来者是个过路客，赵么爷急忙起身，扭头望去，问话的是一个清瘦的中年人，不认识。赵么爷抱拳问道：“在下便是赵某人，请问先生有何贵干？”

赵么爷这般客气是有原因的，当地有句俗语，叫远是香近是臭，对本地人无所谓，但对外地客非得客气不可，人家指不定就是冲着赵么爷的“名气”，前来一睹风采的，怎能怠慢？

过路客回了个抱拳礼，问道：



· 传闻轶事 ·

“在这说书馆里听书，是不是有茶喝？”赵么爷不停地点头，随即对着小伙计吆喝了一嗓子：“瞧这眼睛不带水的，还愣着干吗，麻溜的，给贵客上茶！”茶水沏上，那过路客眼睛突然一亮，掏出两块大洋，恭敬地放进书桌上的盘子里。这个动作，江湖人称“打赏”，在这镇上，两块大洋的打赏那可是“天价”，看得众人“哦”的一声惊呼。赵么爷得此厚赏，像吃了大补丸，浑身上下精气神十足，一杯润喉茶下肚，他特意做了准备工作，走到说书馆外，用手捂住嘴，深吸一口气后，意守丹田，“呸”的一声，将一口浓痰吐了出来。

神清气爽上台后，赵么爷说书

的音调也高了一截，又说又唱讲了一段故事后，不仅是本镇的听众，就连那过路的外地客，也听得低头抹泪，抽泣声不绝于耳。

休息的时候，赵么爷特意来到过路客跟前，露出笑脸小心地问：“贵客，这个本子听得还满意不？若觉着不过瘾，您点一个便是。”那过路客好像还沉浸在上一节的情节里，脸颊的泪痕还在，听赵么爷问话，他一脸茫然地抬起头，“哦”了一声后说：“不必了，您按您的套路来，反正我也不是来听书的。”话一出口，那过路客自知失言，露出一脸尴尬。

过路客的话声声入耳，赵么爷将手中油纸扇一开一收，说话了：

“这位贵客，赵某奉你为上宾，你这怎么说话的！”过路客脸一红，连忙起身道歉：“对不住，对不住，我今天是来办另一件事的，心不在焉，并非您的善书说得不好，还请多包涵。”

赵么爷的心火刚灭，转身正欲登台，脑子里一琢磨：这不对啊，不来听书，为嘛打赏我俩大洋？不行，我还得问问！于是，





赵么爷又啰嗦了一遍，过路客依旧那般回答，赵么爷不依不饶，使上了激将法：“我说这位客，你莫不是来砸赵某人场子的吧！”

这话味重，呛人似的，那位看似温文尔雅的过路客，突然怒了：“若我说是，又当如何？”这一开口便震惊全场，不因为别的，他居然操着一口地道的本地话！

“哟——”赵么爷一声怪叫，开始应战，“敢情你是本地的种啊，装外地客装得还挺像，想拆我台是吧，得看你有没有那个本事！”

一看赵么爷要跟人比试了，一旁的小伙计赶紧又递上一杯润喉茶，不巧这马屁拍得不是时候，连水带杯被赵么爷狠狠砸到地上，“啪”的一声开花了。那过路客盯住地上的碎茶杯，恼怒起来，指着赵么爷说：“一码归一码，干吗拿茶杯撒气？就你这点道行，我还没放在眼里呢！”说罢，那过路客正了正衣冠，将桌上的茶水一饮而尽，阔步上了说书台。

“唉……未开言来，泪流满面。”过路客一开场，台下的听众都乐了：哟，行家呀！赶紧各就各位，听听这人的善书说得嘛样。

过路客说的这本善书，讲的是一个孝子的故事，连说带唱，还是

老套路，但叫各位听众大吃一惊的是，同样是说唱，效果却跟赵么爷完全不同，简直就不在一个档次！为什么？故事里头不有很多人物么？男女老少各色人等，这过路客能把他们的声音给学齐了。不仅如此，连鸡飞狗跳的声音都能模仿得惟妙惟肖，这绝活，是江湖传闻的口技啊！

一本故事讲完，过路客一声长叹，唱起了朱柏庐的“劝孝歌”，直唱得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台下听众深受感染，也是哭声一片。

为一碗虫眼茶

善书说到这份儿上，可谓是登峰造极了。赵么爷擦了擦眼角，一瘸一拐地走到过路客面前，很久才憋出一句话来：“赵某人甘拜下风，即刻起金盆洗手，从此不言善书……”那过路客一把拉住扭头要走的赵么爷，说：“赵师傅，别这样……今天我冒昧上台说了一段，并非砸赵师傅场子，而是另有缘由，且无关善书。”

见过路客脸上泪痕未干，赵么爷愣住了，问：“那是何故？”过路客缓缓讲出了他的故事——

这个过路客原本就是团风镇人，自小喜欢听善书，决意拜师学



· 传闻轶事 ·

艺，因学艺痴迷，竟一去不返，学会各路曲艺技艺之后，混迹天津一带，成为名艺人。待功成名就回到家乡，才知道家中老母坟头的草割了一茬又一茬，一时号啕大哭，悲痛万分。

这次过路客回家乡，是老母忌日将到，回来拜祭老母的。过路客对母亲的记忆，定格在一种本地出产的粗茶上，他年少的时候，家里有片茶园，母亲采茶换钱养家糊口，平时就将品相好的茶卖掉，那些被虫噬的“虫眼茶”留给自己喝。

过路客突然想起了母亲泡的虫眼茶，便在镇内四处寻找，可一般市面上出售的茶叶，为求卖相，几乎没有虫眼。他一直寻找到赵么爷

的说书馆，才惊喜地发现，小伙计卖的茶，正是本地出产的虫眼茶！

赵么爷说的善书，过路客根本没入耳，只是在喝虫眼茶的时候想起了母亲，才会忍不住抽泣起来……

说到此，赵么爷也明白了，过路客意气用事，上台说书，根本没想针对自己，而是因为他当着过路客的面摔了一个茶杯，茶杯里盛的，正是虫眼茶。

误会解开，两人抱拳言和，过路客临走前，对赵么爷说了一句：“赵爷，这说书馆还得仰仗您来支撑。”赵么爷叹了口气，说：“惭愧啊，赵某人学艺未精，比起您差得太远。”过路客摇摇头，一脸哀怨地说：“学艺精湛又如何，我付出的代价太大了，这往后，赵爷多给家里的双亲添点乐子就好。”说罢，他朝赵么爷和说书馆里的听众一一作揖，转身离去。

赵么爷一愣，突觉喉咙痒痒，他来到说书馆外的一个角落，“哇”的一声吐掉一口浓痰，神清气爽地上了台，环视台下听众，“唉”的一声长叹，说开了：“未开言来，泪流满面……”

（题图、插图：刘为民）





无证驾驶

□ 王秀申

李娟的机动车驾驶证已经到期，需要到有关部门换取新证。她本想抽时间去办这事，可偏偏领导派她出差，这一出去就是十来天，回来后就把这事忘得一干二净。

这天上了班，李娟的右眼皮一直跳个不停，不免心里拧了疙瘩。她问同事小李：“都说右眼皮跳灾，今天我右眼皮不停地跳，会不会发生什么祸事？”小李笑了笑，说：“姐，这你也信啊，要我说这是迷信，不会发生什么事。不过话可说回来，这世界上事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建议你今天还是小心谨慎为妙。”李娟按照小李的话做，整

整一天连话都不敢多说一句，生怕惹是非。

上午、下午相安无事，到了下班时间，李娟驾驶着自己那辆“小宝马”回家。

李娟居住的锦绣花园小区坐北朝南，进大门是一个小坡，小坡上头修了个转盘，这样进出小区的车辆便自然分出了上下道：进小区的车辆从转盘右侧上坡，出小区的车辆从左侧下坡。

李娟转弯把车开进小区，上坡时她本能地加大了一点油门，恰巧就在这时，突然从右前方跑出来一只小狗。那小狗就像一个大雪球，



飞快地向车前滚过来！为躲开这个小生命，李娟向左猛打一把方向，紧接着抬脚刹车！可惜这一切措施还是晚了一点点，只听“吱扭扭”一阵响，接下来又“砰”的一声！车是刹住了，车头左前脸却撞上了转盘边沿。

这次李娟的车可撞得不轻，修理费花去了三万多元。

李娟这辆车在保险公司入有车损、第三者责任等保险。事后，李娟去保险公司理赔时却遇到了麻烦，保险公司工作人员发现李娟的驾照已经过期7天，就严肃地说：“你这种情况属于无证驾驶，依照公司内部商业保险条例规定，不予理赔！”一听这话李娟可傻了眼，她本想和保险公司讨价还价，工作人员却扔过来一句话：“你还想要钱？无证驾驶是要吃官司的！”吓得她赶紧走人。

回到家，李娟不仅心疼这三万多元钱，更担心无证驾驶，万一交警追查过来，是否要承担法律责任。于是李娟找到了做律师的朋友，把事情的前因后果对朋友讲了一遍，并把保险单给朋友看。朋友仔细看了其中关于不予理赔的条款，笑着安慰她说：“不必难过，首先我要告诉你，从保险条款中可以知道，

机动车驾驶证逾期未换取新证的，不属于不予理赔范围之内。条款只限制未合法取得或已被注销、吊销所驾车型相对应的驾照，这两者之间是有区别的。当然你也有一定过错，形式上看也确属无证驾驶情况，当予以一定处罚。”之后，朋友又把这件事到底应该怎么办，才能合法得到理赔告诉了李娟，李娟这才舒展了眉头，那颗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

律师点评：

《无证驾驶》故事涉及的一个法律问题，即无证驾驶产生的法律后果。根据法律规定，所谓无证驾驶，即指机动车驾驶人在未获取或持有与所驾车型相对应的合法准驾证明的情况下驾驶该机动车。针对无证驾驶，有关部门将会根据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相应作出罚款、拘留、刑事处罚。

故事中李娟的行为尽管有“无证驾驶”情节，却不在“不予理赔”范围。保险条款中也仅针对“未获取或已注销所驾车型相对的合法准驾证明”作出了理赔限制。当然，作为李娟，依然要为她自己的无证驾驶行为买单，接受相应的处罚。

（题图：丁德武）



第四重防伪

□ 于 诺

联手来设局

清道光年间，各地商贸业务发达，银两交易量剧增，以异地兑付为特色的票号应运而生，最著名的要数山西平遥的日日升票号。票号的人、财、物大权均由大掌柜掌管，东家绝不干涉，特别严禁“三爷”插手，所谓的“三爷”，也就是自家的舅爷、姑爷和少爷。

守着这“日利千金”的票号，自己却不能随意染指，日日升的“爷”们能服气吗？最不服气的，

是姑爷邹显才，自家婆娘仗着娘家票号财雄势大，整日里对他颐指气使，邹显才早就受够了。

邹显才有个相好，叫二莲，说起这二莲，她正是那日日升总号账房先生林泾河三年前续弦的媳妇。这婆娘只二十出头，生得俏，也骚得很，邹显才瞅准机会，略施手段便勾搭上了。当然，他搭上二莲也不全是因为好色，主要是想和她一起从日日升票号弄笔大钱出来，这样人财两得，岂不美哉？



二莲本就因为家贫才无奈嫁给林泾河做填房的，两人年纪相差三十岁，与邹显才相好后便立即死心塌地。眼瞅着便是除夕了，这一天，林泾河也早早回家了，二莲按照邹显才吩咐的，假意兴高采烈、温柔娇媚地迎接林泾河，林泾河对小娇妻宠爱有加，却不知她悄悄在酒里下了蒙汗药。

待林泾河醒来，发现自己身处一个潮湿、阴暗的地方，不禁一阵寒战。定睛一看，眼前一张破旧小桌，摇曳的烛光下摆着笔墨纸砚，竟无一不是精品，与屋中简陋的设施形成巨大的反差。更奇的是，林泾河发现这文房四宝很是眼熟，和自己在日日升账房每日使用的一般无二，难怪那墨香竟使他产生一种错觉，以为自己压根没离开账房。

正恍惚间，一个蒙面人闯入，先是尊称他一句“林老先生”，然后直截了当地表明，要想活命，就乖乖地帮他做一笔九万两白银的假汇票。林泾河明白了，自己这是被绑架了，贼人的目的就是要挟他造假票，好去票号白白兑换银子。林泾河轻蔑地一笑，说：“娃娃，你也太高抬老朽了，你以为那日日升票号的汇票防伪就那么容易破解？要真是只凭老朽的笔迹，便可随心

所欲兑出银两，那老朽这一支秃笔可真成一字千金了！”

原来是忽悠

那蒙面人当然就是邹显才，由于票号里雇佣的全是平遥本地人，他与这林泾河街里街坊的打过照面，心虚之下才蒙面行事。听闻林泾河这话，他“嘿嘿”一笑道：“在下知道这汇票造假绝非易事，可是在下若不是有所准备，又怎敢贸然将老先生请来呢？”说着，他从怀中拿出一张日日升票号的空白汇票纸来，这上面不仅有大掌柜的印信，举到烛光前一看，四个角上还清晰可见“日日升记”四个水印标志。

林泾河顿时一惊，要知道，日日升的汇票纸也是防假的重要环节，一向由大掌柜安排二掌柜亲自采办，他只知道汇票纸是从京城一家印厂专门定制的，采用当时最先进的西洋水印印刷术，印数和领用都有严格限制，交易时还需要暗语。这贼人能弄到这汇票纸，想必非一般小毛贼，定是处心积虑多时了。

见林泾河被镇住了，邹显才继续说：“现在万事俱备，只差老先生的墨宝了。只要您配合，弄出了银两咱俩平分。您大可带着媳妇去他乡过快活日子，何苦坐牢似的在



那票号里卖命？您不为自己想，也不为您那小媳妇想吗？如果因您的顽固不化而丢了性命……”邹显才一边说着，一边比画着手里的刀，这时，林泾河的脸上显出焦急之色，他说：“此事与二莲无关，她什么都不知道，求你不要伤害她。”

“那就全看老先生怎么做了，在下要不是走投无路，也不会出此下策。您看我都三十多岁了，连个媳妇还没娶上呢！您要实在不愿意帮忙，那就只好让我那小婶子抚慰一下我孤寂的心灵了……”说着，邹显才就要往外走。“等等！”这招果然奏效，林泾河终于点了头，

他提起笔来，蘸好墨汁，按照邹显才的意思写道：“十一月十五日，由山西分号汇出九万两白银，河北分号兑出。”

邹显才拿到这张汇票如获至宝，可是二莲听他说了事情经过后却沉吟起来，凭女人的直觉，她觉得林泾河是一个极坚持原则的君子，断不会如此轻易答应帮他们造假。这么一说，邹显才也觉得事情进展得未免太顺利了，二人商量之后，决定找一张真汇票来，好好对比一下，确保万无一失。

研究了半天，还真让邹显才发现了问题。原来，日日升汇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还有着一行莫名其妙的小字，什么“公善报验安”“严自细除”等，读起来晦涩难懂。“难道这就是那个什么‘防假密押’？”邹显才瞪大了眼睛，猛然想起有一年年终分红时，他偷听到大掌柜曾向岳父说起过这个词。

奸计终得逞

邹显才再次来到关押林泾河的那个小屋子里，他咬牙切齿地揪住对方的脖领，狠狠地给了林泾河两个耳光，喝道：“老子可没工夫跟你磨牙了，老老实实把‘防假密押’说明白了，痛痛快快把这汇票填完





整了，否则，别怪老子对你不客气！”

林泾河虽嘴角淌血，却目光如炬：“你休想！”这下可激怒了邹显才，饿他、打他、折磨他，不到两天，林泾河就只有出气没进气了，可尽管这样，他还是坚决不从。

无奈，邹显才觉得还得从二莲身上突破。当晚，邹显才揪着披头散发、满脸是血的二莲，来到了林泾河面前。其实，那脸上抹的是猪血，可林泾河不知道，他心疼如绞，泪如泉涌。邹显才见火候差不多了，决定再加把火，他一把将二莲抱到破桌子上，一下扯开了她的衣襟，然后狞笑着趴到二莲的身上……

林泾河对二莲本来就怜爱有加，此刻见娇妻被凌辱，一口鲜血喷溅而出，额头青筋直蹦。见林泾河已然动容，邹显才给二莲一个眼神，然后假装没拉住，二莲奋力挣脱，扑到林泾河怀里，哭喊道：“老爷，救救我吧！”林泾河怜爱地护住二莲，仰天长叹：“罢了，老朽答允便是，只求你放过她。”

邹显才扶起林泾河，递上纸笔，只见林泾河紧咬嘴唇，双手乱颤，极不情愿地拿起笔，一字一颤地写道：“谨防假票冒取，勿忘细查严验”，分别代表一至十二个月；“堪

笑世情薄，天道最公平；昧心图自私，阴谋害他人；善恶总有报，到头必分明”表示一至三十天；“生客细察验，势必要斟酌”表示银两的一至十；“除暴安良”，则表示万千百两。这是谁想出来的？邹显才看到这份“防假密押”，也不禁竖起大拇指赞叹不已。

按此推算，邹显才要伪造的那份汇票的防假密押暗号代码就是“严私斟酌除良”。书写完毕，林泾河老泪纵横，跪地哀叹，双手左右开弓抽自己耳光。邹显才正琢磨着该如何处置这老家伙，没想到只听二莲一声惊呼，再一看，那林泾河已一头撞在石柱上，气绝而亡。

林泾河的悲壮自尽着实震撼了邹显才，得到了这汇票，他却没有想象中的喜悦，心头反而掠过一丝不安。可事已至此，已是箭在弦上，既然三重防假“机关”均已破解，林泾河的死讯一旦传出，一定麻烦不断，必须即刻赶往河北日日升分号，兑出银子，然后远走高飞。

第四重防伪

邹显才和二莲很快到了目的地，日日升分号的伙计见是一张数额巨大的汇票，不敢马虎，查验一番后请来掌柜复审。邹显才的心“咚



咚”直跳，生怕出什么岔子。还好，掌柜说汇票没问题，只是票号里一时难以凑齐这笔银两，请他们五日后再来。其实，邹显才也料到分号里一时间拿不出这么多银两，但他实在担心夜长梦多，便说：“可是……这五日实在太久了，我们急等着这笔钱支付货款呢！”掌柜点点头，说：“客人的要求我们尽量满足。”说着便打发伙计骑马去附近的几家票号筹措一下，请邹显才坐下边饮茶边等消息。可等了一会儿，不见伙计回来，却冲进一群官兵，不由分说将邹显才以及门外马车里的二莲，一起抓起来押送至官府。

假汇票的事穿帮了，下了大狱的邹显才不明白到底是哪里出了岔子，高喊冤枉。官府请来刚才那位掌柜与他对质，掌柜说：“要说你

们这造假技术可真是这许多年来最厉害的，差点就瞒过了我，笔迹、纸张、暗语全对上了，只是我们总号的大掌柜高瞻远瞩，还留了一招。”说着他举起汇票纸，对着光线，只见那暗语“严私剷除良”的“良”字头上赫然多了一个针孔小眼，而前面“私”字右边末笔的点上也被扎了一个针眼，这两处极其细微的细节，若非有人指明绝难被注意到。邹显才和二莲面面相觑，“这……这是何意？”掌柜一声冷笑：“没想到吧，只要票面金额巨大且出现针孔，就是一种警示，分号会立即报官。”邹显才气愤难平，说：“想不到你们还有这第四重防伪，可那老家伙哪来的针呀？”二莲这时说道：“是我，那日骗林泾河救我之时曾扑到他怀里，我头上恰好插了一根缝衣针……”

邹显才和二莲被依法处决，从此以后，日日升的票号里就挂上了一块新做的匾，匾上写的是——“良心多一点 私心少一点”，以此来警醒店内学徒和家中后生。

（题图、插图：黄全昌）





· 3分钟典藏故事 ·

马食草图

日本有个著名的画家画了一幅《马食草图》，画上的马栩栩如生，被一些名家誉为“神笔”。可一位农民看了却不以为然，他对画家说：“你画的那匹马是瞎马吧！”画家非常意外，吃惊地说：“画上那匹吃草的马明明睁着眼睛，你怎么说是匹瞎马呢？”农民又说：“正因为如此，才是匹瞎马。马在草丛里

吃草时怕眼睛被草叶尖刺伤，都会闭上眼睛的。”

画家不大相信，去进行了实际观察，发现确实如此，他感到很惭愧。从那以后，画家在写生时都要经过



仔细的观察才下笔，以免画出来的画贻笑大方。

（作者：赵元波）

笨小孩

克里斯蒂娜韦伯出生在一个普通家庭，除了爷爷，几乎所有人都对她不抱希望，因为她很“笨”。上学的时候，她的成绩总在全班垫底，同学们也都因此取笑她。

一天回家，她本想帮妈妈准备晚餐，可刚拿起生菜要择，妈妈就嫌她碍手碍脚，让她走开。她默默回到房间，手里依旧倒提着那棵生菜。她默默地凝视着手中的生菜，突然发觉生菜的样子很像女孩子的裙摆，她立即拿起笔勾勒了一个女性线条，然后把生菜摆在女性线条的腰际，果然是活脱脱的晚礼服！

此后，她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对所有物件都产生了好奇：她把玫瑰花瓣贴在女性线条的腰际成了百褶裙，让女性线条在一朵花上荡秋千，把蝴蝶做成了女性线条的新娘妆，扑克牌、旧CD也被她派上了用场……

她疯狂地迷上了自己的创意，但又怕这些东西被人耻笑，于是就偷偷地做，自己看着也偷偷地笑。

一次，她脸上的笑容被细心的爷爷发现了，于是问她，她第一次



让爷爷看了她每天“捣饬”的玩意儿。爷爷惊喜地喊道：“宝贝，太美了！你打翻了上帝的调色板，它们都是艺术品！为什么不让更多的人欣赏呢？”“我笨，我怕。”她嗫嚅道。“你哪里笨呢？你一脑袋的五彩缤纷，随便溢出来点就是一幅画！”在爷爷的鼓励下，她把自己的创意画传上了网，瞬间红透了网络。

克里斯蒂娜韦伯用自己的努力打开了另一扇窗户。世界上本无“笨”与“不笨”之分，只要你积极面对，勇敢执著地朝着某个方向努力，就能活出自己的精彩。

(作者：刘志坚；推荐者：李中一)

掌控人生的90%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费斯汀格曾经在书里假设过这样一个故事：

卡斯丁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一天早上，他起床洗漱时，随手将自己的高档手表放在洗漱台边，妻子怕它被水淋湿了，就拿过去放在餐桌上。儿子到餐桌上拿面包时，不小心将手表碰到地上摔坏了。卡斯丁心疼手表，将儿子揍了一顿，然后又把妻子骂了一通。妻子不服气，于是两人猛烈地斗起嘴来。一气之下卡斯丁早餐也没吃，直接开车去了公司，快到公司才发现忘了拿公文包，又立刻转回家。可是家中没人，妻子上

班去了，儿子上学去了，卡斯丁的钥匙留在公文包里，他只好打电话向妻子要钥匙。妻子慌慌张张往家赶时，撞翻了路边的水果摊，摊主要她赔偿，她不得不赔了一笔钱才脱身。待房门打开拿到公文包后，卡斯丁已迟到了15分钟，挨了上司一顿批评。卡斯丁的心情坏到了极点，下班前又因一件小事，跟同事吵了一架，妻子也因早退被扣了当月全勤奖。儿子这天参加棒球赛，原本有望夺冠，却因心情不好发挥不佳，第一局就被淘汰了。

这个故事说明了，生活中的10%是由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组成，但另外的90%则是由你对所发生的事情如何反应所决定。故事里手表被摔坏是10%，后面一系列事情则是另外的90%，倘若卡斯丁换一种态度对待，后面的一切就都不一样了。生活中，我们总有控制不了的10%，却可以通过心态和行为来决定剩余的90%。

(作者：孙贤奇)

(本栏插图：陆小弟)



学写作文， 从读故事开始



角色体验

□ 刘树新

肖恩从小在孤儿院长大，和很多年轻人一样，想要成为好莱坞明星。然而，即便他已经足够努力，也没有哪个剧组愿意让他试一试戏。这天晚上，肖恩正疲惫地往住处走，一个声音叫住了他：“年轻人，请等一下。”肖恩回头一看，一个中年绅士正微笑地看着他：“我是科伦导演，我已经注意你很久了。”肖恩难以置信，科伦导演可是很有名气的。科伦导演告诉肖恩，如果他感兴趣，明天可以到剧组去试一试戏，新剧里的一个逃犯角色很适合他，肖恩急忙答应下来。

然而，试戏的结果并没有让科伦导演满意，肖恩一再请求科伦导演能够再给他点时间去体验逃犯这个角色。这时候，科伦导演的助手送来一份报纸，科伦导演漫不经心地扫了一眼，突然，他眼睛一亮，看了一眼报纸，又看了一眼肖恩，兴奋地说：“太像了，简直就像是一个人。”看到肖恩不解的表情，科伦导演把报纸递给了他。

报纸用了很大一块版面刊登了一则警方的消息：江洋大盗古德斯曼于一个多星期前越狱了，警方全力搜捕但一无所获，正悬赏重金捉



拿古德斯曼，报纸上还有一张古德斯曼的照片。肖恩很吃惊，这个古德斯曼竟然跟自己长得几乎一样。

科伦导演突然问道：“年轻人，你刚才不是说给你点时间体验角色吗？你愿不愿意做一次角色体验？”肖恩不太明白，问道：“您的意思是……”“假如让你化装成逃犯‘古德斯曼’，你有信心通过警方的层层关卡出城吗？这可是体验角色的难得机会。”短暂的犹豫之后，肖恩同意了科伦导演的“建议”。科伦导演很高兴，让肖恩晚上再来一趟剧组。

晚上，肖恩一来就看到桌子上摆着一支手枪和一个手提密码箱。科伦导演说，手枪只是道具，密码箱里有一些假珠宝和一封身份证明信，如果遇到警方盘查，解释不清的时候可以出示证明信。科伦导演再三嘱咐，除非万不得已，不要打开密码箱，一旦拿出身份证明就意味着“角色挑战”失败。科伦导演又说了密码箱的密码，然后和肖恩约定，只要他能在24小时之内出城，那么新电影里的角色就归他了。

接着，肖恩照着古德斯曼的样子化好装，简直一模一样！科伦导演又交代了几句后，肖恩便开始了他的角色体验之旅。

肖恩低头走在路上，看到四处都张贴着通缉告示，他很怕被人认出自己“古德斯曼”。突然，迎面走来几个混混，肖恩正想低头躲避，却还是引来了注意，一个混混说：“瞧，这个人怎么这么眼熟？”另一个光头说：“这人不会是大名鼎鼎的古德斯曼吧？”“上去把他围住，瞧他手里的箱子，一定是些值钱的东西。”随后，几个混混一拥而上，把肖恩围在中间。情急之下，肖恩掏出了手枪，喝道：“都别动，谁敢上来我就开枪了！”

混混们先是一惊，随后镇定下来，说：“我不信你敢开枪，听到枪声警察马上就到，你还想回监狱吗？”混混们越靠越近，情急之下，肖恩忘了手里的枪只是道具，下意识地扣动了扳机。突然，一声枪响，一个混混应声倒地，其他混混急忙逃散，边跑边大喊“抓古德斯曼”。

肖恩已经来不及多想了，他跑了一会儿，急忙躲进一个垃圾站里，很快警笛四起，警方开始搜捕了。肖恩怎么也没有想到，明明是一把道具枪，怎么可能伤人呢？此时的肖恩真是进退两难，如果这个时候回去找科伦导演就意味着放弃，而他志在出人头地，无论多么艰难都



· 情节聚焦 ·

不能半途而废。于是，肖恩决定把角色体验继续下去。况且，警方会认为真正开枪伤人的，是古德斯曼。

肖恩朝四处看了看，确定无人，便从垃圾站里走了出来，继续伺机出城。这时，肖恩注意到街道旁，一个人正吃力地往货车上搬运箱子，肖恩灵机一动，故意把自己的头发弄乱，又抓了一把泥土抹在脸上，把自己弄得像个流浪汉，他走到货车司机面前，说：“先生，需要我帮您搬运箱子吗？我不要钱，只要您给我片面包，并且能让我搭您的车出城就行。”货车司机看了看肖恩，又看了看箱子，觉得这个交易很合算，便同意了肖恩的请求。

肖恩如愿坐上了顺风车，也许是过度紧张之后的放松，肖恩不禁来了困意，很快便睡了过去。不知过了多久，肖恩感到货车好像停了下来，司机敲了敲货厢的门，说：“城外到了，你快下车吧，别耽误了我送货。”肖恩高兴至极，打开货厢车门，跳下车，可是他随即就傻了：几个枪口全对着他，一个黑人警察厉声道：“把手举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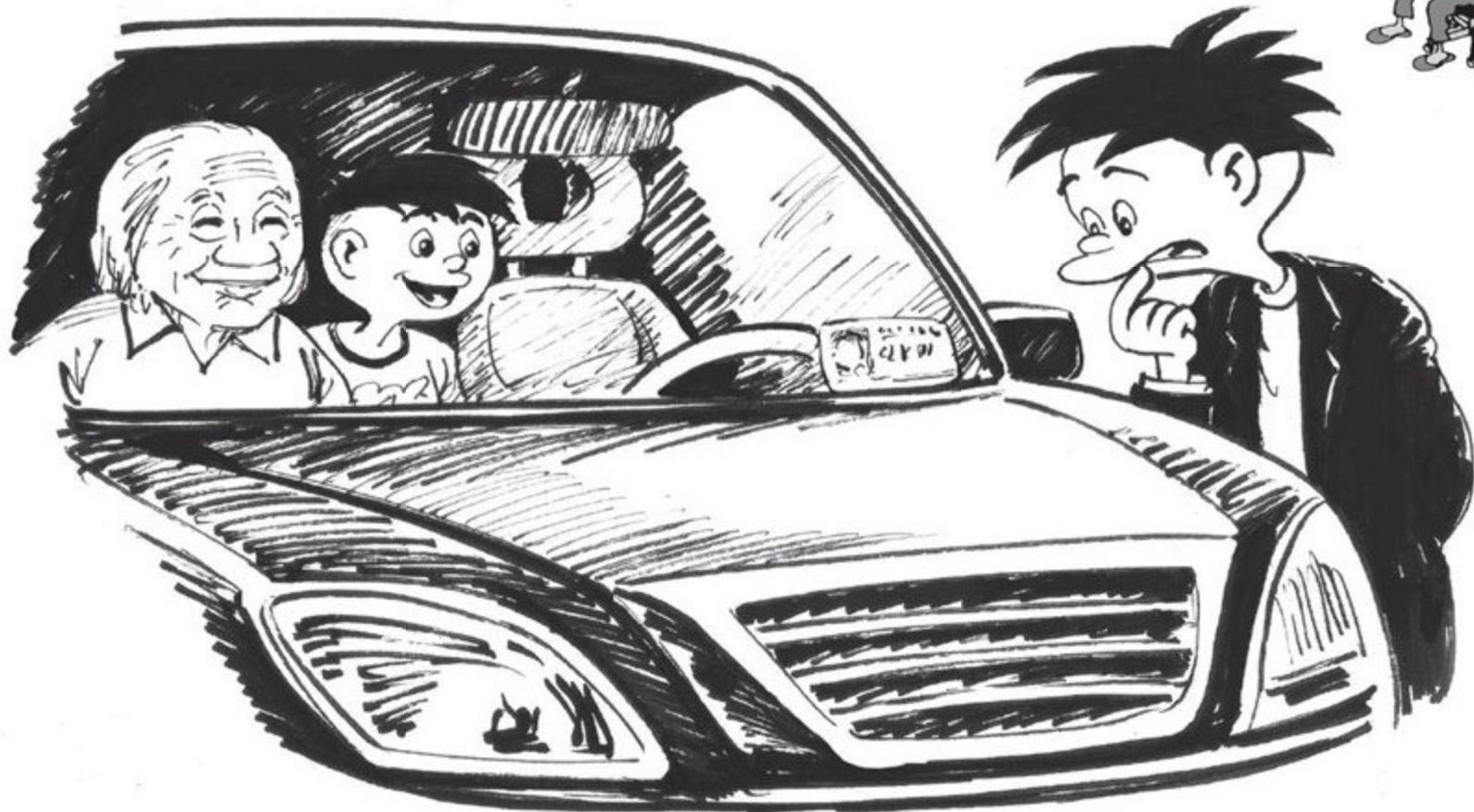
肖恩无奈地举起了手，一旁的货车司机得意地说：“古德斯曼先生，即使把脸弄得再脏，我也认得

出你。不过，我还是要谢谢你，为我换来了一大笔赏金。”事到如此，肖恩只好认命。为了不当古德斯曼的替死鬼，肖恩想到了密码箱里的身份证明信。于是，肖恩急忙分辩：“警官，我不是古德斯曼。我叫肖恩，这个密码箱里有一封我的身份证明信，我正在做‘角色体验’的挑战。”说着，肖恩准备去拿密码箱，警察吼道：“别动！告诉我们这个箱子怎么打开！”肖恩说了密码后，一个警察过去开箱子，就在箱子打开的一瞬间，巨大的爆炸声响起……

办公室里，科伦导演和助手面对面坐着，科伦导演将手里的一张报纸递了过去，说：“表弟，你可以把面具摘下来了，从此古德斯曼这个名字将会在这个世界消失了。”助手看了看报纸上的一则消息：“近日，古德斯曼已被警方发现，最后时刻引爆炸弹与几位警员同归于尽……”助手放下报纸，笑道：“表哥，您找的那位整容医生医术真不错，哈哈……”

原来，古德斯曼越狱后就找到科伦导演，两人费了好大工夫找到长相相似的肖恩，精心设计了这么一出大戏，现在，古德斯曼就等着脸部完全恢复，重获新生了……

（题图：佐夫）



□ 刘振涛

阿P载客

被迫载客

这一天，阿P借了辆车，送朋友去两百公里外的江城市乘高铁，因时间紧张，到了江城火车站，他把车停在出租车的临时停靠点，就送朋友进站了。等出来时，阿P的车旁站着一个小黄头发小伙子，还有一个老太太。

阿P一怔，没理会，上去打开车门，这时，黄毛小伙子上下打量着他，问道：“你回高清市吗？”

阿P点点头，黄毛直接拉开

车门把老太太塞上车，从兜里掏出两百块钱递给阿P：“够了吧？”

阿P愣住了，黄毛见阿P没接，又添了一百：“三百，这总够了吧？这是地址，麻烦你帮我把老太太送我姐那，谢谢啦！”

说完，黄毛把钱和写着地址的纸条塞到阿P手里，转身跨上摩托车，一溜烟跑了。

阿P明白了，这是把他当黑出租了！这临时停靠点是出租车该停的地方，加上他的车牌是高清市



的，很容易让人误会是私家车拉活的。

见小伙子没了影儿，阿P只好上车，里面老太太呆呆地看着窗外，眼角挂着两行泪，阿P心疼了：“大娘，刚才那小伙子是您儿子？您女儿在高清？”

老太太口齿不清地嘟囔着：“不孝……子啊！”阿P再问，老太太一言不发。阿P摊开手里的纸条，是高清市一个住宅区的地址，阿P猜测老太太可能得了老年痴呆，儿子不养她，推到姐姐那儿了，既然人家钱都给了，那就送吧。

车刚开出停靠点，就被一个带孩子的女人给拦住了，她看了看车牌照，又瞧了瞧里面的阿P，问是不是回高清市，阿P又愣了，才几分钟，咋又有一个人这样问他呢？

女人确定阿P的车去高清市以后，一把拉过旁边的小男孩，推进车里，她掏出钱递给阿P：“我儿子叫小涛，按理说应该给半价，但我给你两百，到高清市后他爸爸会去接他的，电话号码我写在纸上，在我儿子口袋里。”

女人说完，有点不放心，跑到车前连人带车“咔嚓”拍了照，回来把钱扔给阿P，对车里的孩子喊道：“小涛，以后不许再乱跑出来，

再乱跑我也不要你了！”

这时，女人的电话响了，她朝小涛摆摆手，边接电话边招来一辆出租车，上车走了。

阿P表情僵硬，他回头看着车里的一老一少，懵了。刚上车的孩子冲阿P大笑：“叔叔，你在卖萌吗？”孩子的话，让阿P缓过神来，现在的人怎么啦，先不说陌生人能把老太太咋样，可把一个七八岁的孩子扔给陌生人，不怕被拐走？

阿P满腹狐疑，他推开车门，围着自己的车转了一圈，他想知道为啥别人这么信任他，当看到风挡玻璃时，他拍了下脑门——他的身份证贴着玻璃立在那儿，那是他来顺路在银行办完业务随手放那了，难怪他们都往这个位置瞄了几眼，把他当成了“诚信”拉活的私家车了。原来如此啊！

尴尬旅途

既然收了人家的钱，那就送吧。一路上，老太太昏昏欲睡，啥也不说，可那个叫小涛的孩子就不同了，问东问西的，倒是跟阿P很合得来。阿P从小涛嘴里得知，他爸妈离婚了，又各自成了家，他后妈从不管他，他一捣乱他爸爸就用巴掌伺候着，前几天他就自己乘车跑到妈妈



家去了，可妈妈管他太多，他很不爽，就嚷着要回爸爸家。

回到高清市区已经下午了，阿P和小涛商量了，先送老太太回家。阿P拿起黄毛给的纸条，按照地址开到一个旧小区，扶着老太太上了二楼，敲半天门没人回应。老太太这才说话：“他们两口子在市场出摊还没回来。”阿P问在哪个市场，老太太说不记得。阿P有点生气，翻看着纸条，上面没有电话，问老太太，又说女儿家没有电话。

阿P想了想，那就先送孩子回家。他扶老太太回到车里，问小涛要他妈妈给的那张纸条，准备给他爸打电话。这时小涛龇牙笑了：“纸条我撕了，我一生气就喜欢撕东西。”“什么？撕……撕了？”阿P开始还有点不相信，可小涛信誓旦旦地说绝对是撕了，这下阿P可傻眼了，眼前这一老一少，谁也送不走了！

这时候，小涛直嚷肚子饿，阿P领两人来到饭店，花掉八十多块，饱饱地吃了一顿。

饭后，阿P的朋友把车开走了，阿P还硬塞给朋友两百块油钱，然后，他领着一老一少坐公交。来到老太太女儿家，这回屋里有动静了，还挺大，声音传到了门外，只

听一个女人哭着：“我妈如果来了，你还给撵出去不成啊？”一个沉闷的男声说道：“咱三十平的房子住了四个人，你妈还要往咱家挤，你弟弟干吗的？他不是你妈儿子？你硬要这样，我们离婚吧。”女人撕心裂肺地哭喊着：“你混蛋……这穷日子过不下去了，离就离！”突然，里面传出两个孩子的哭声：“妈妈，不要离婚啊，不要……”“爸，别跟我妈离婚好吗？以后我不上学了，帮你们摆摊挣钱，不要离婚呀……”

阿P想敲门，老太太连忙拉着阿P，红着眼圈，说：“这、这不是我的家，是我记错了，记错了，老了，不中用了……”

阿P心疼老太太，也没多问，下楼后，老太太对阿P说：“我想起我家在哪里了，我自己找得到，谢谢你小伙子。”

阿P不知老太太是不想拖累他，还是真想起女儿家了，他把黄毛给的三百块车钱，悄悄塞进了老太太的口袋里。

眼下当务之急，是要让小涛说出他爸爸的电话，然后招一辆出租车，把小涛送去，阿P正要开口盘问，就在这个时候，不远处的老太太精神恍惚地走向马路，眼看一辆



卡车开过来，可老太太充耳不闻。

小涛发现了，飞跑过去拉老太太，可老太太还在往马路中央走，小涛吓坏了，张开小胳膊去拦卡车。阿P听到刺耳的刹车声，回头一看，魂都要飞出来了，他本能地冲过去，抱起小涛倒在路边。卡车紧贴着阿P的身子刹住了，司机脸都吓白了，下车看他们都没事，立刻大骂：“你们疯了？找死啊！”

卡车开走了，可阿P的心还是七上八下的，不行，得尽快找到孩子的爸爸，不然孩子再有啥闪失可就麻烦了。阿P逼小涛说出他爸爸的电话号码，小涛一口咬定他记不得了，急得阿P想揍他，没想到小涛大喊大叫：“我不是你儿子，你不能打我！”

阿P愣住了，想想也是，他有什么权力揍别人家的儿子呢？领着一老一少走在大街上，阿P感觉这回亏大了，两人真砸在自己手里可咋办啊？难不成小的当儿子养、老的当妈养吗？

意外惊喜

小涛喜欢热闹，看到路旁的彩票站门口有人围着买刮刮奖，拉着阿P就要买，阿P心想连着“捡”

了两个烫手山芋，一定是走狗屎运了，那就刮几张彩票试试，万一真中个几百万，养这一老一少一辈子都没问题啊！彩票两块钱一张，阿P买了五张，小涛抢去三张，阿P把剩下两张递给老太太。

小涛飞快地刮完，三张都没中，阿P看老太太刮完彩票没说话，担心老人出事，凑过去一看：二等奖，奖金十万！阿P心跳加快了，他伸手去拿彩票，可老太太攥得死死的，两人各自捏着彩票一角僵住了！老太太好像清醒了，两眼放光，大声呵斥着：“干吗抢我彩票？”

阿P傻了：“大娘，咱别闹，彩票是我买的对不对？”老太太不依不饶：“可这是我刮出来的奖呀，小伙子，做人不能不厚道！”

围观的人看明白了，有人说奖金该归出钱的阿P，也有人说刮奖是运气加手气的事，应该归老太太，还有人说，这奖金应该平分……

阿P有些恼火，咋倒霉的事都让他碰到了呢？但转念一想，买彩票就是个运气的事儿，属意外之财，自己没这十万就活不下去了吗？老太太拿着这十万回到女儿身边，总比让他养一辈子强啊！

这么一想，阿P好受了些，三人打车来到老人的女儿家——还



是上回来的那地方，这回老太太没犹豫，“哐哐”，砸起门来，见了女儿，她迫不及待地举起彩票：“我中奖了，十万呢，快拿着！”说着，老太太就把彩票塞进了女儿手里。

女儿两口子看了之后都激动不已，扶着老太太就要进屋，老太太忽然停下，管女儿要了两块钱递给阿P：“小伙子，这是买彩票的钱，这回彩票是我的了吧？”

阿P一阵心酸，强挤出一丝笑，点点头。等女儿女婿知道了缘由，对阿P一口一个“恩人”地叫着，阿P感动得差点落泪……

阿P带小涛下楼后，小涛笑着说：“叔叔，你真爷们儿，我要跟你学！”孩子的一句话，让阿P感到自己又高大了一截，没承想小

涛接着说，“叔叔，别让我回家了，你当我爸吧。”

阿P抱起小涛，狠狠地在他脸上亲了一口，可不管阿P怎么哄，小涛还是不肯说他爸爸的电话，没办法，阿P只得把小涛带回家。出人意料的是，两人刚走进小区，突然出现两名警察，不容分说地把阿P抓住了，说他拐卖儿童！

原来，小涛妈给这边的爸爸打电话，可这边根本没见到孩子，也没人打来电话，于是就报警了，他们找到阿P借的那辆车，借车的朋友自然说出了阿P……

派出所里，小涛爸抱着儿子一个劲地感谢阿P，得知阿P舍弃大奖，还舍命救了自己的儿子，他表示要送辆车给阿P，可阿P连连摆手，说是东西太贵重，他不敢收。

其实，小涛爸有自己的公司，不差钱，听阿P这样一说，他换了个方式：“我送你的是一辆旧车，放在车库一年多了，你拿去收拾收拾还能用。”阿P见是人家不用的旧车，就放心了，欣然接受。

等取了车，阿P才知道，居然是辆奥迪，车是旧了点，可根本不用修，阿P兴奋了：“看来，吃亏是福啊！”

（题图、插图：顾子易）





本期主题：药铺的故事

“杏仁、桃仁、柏子仁，仁中求德；朱砂、神砂、夜明砂，砂中淘金。”这副对联说的是药铺。说到药铺，我们就会联想起那些化险为夷的灵丹妙药和妙手回春的悬壶圣手。其实，药铺里的故事可多着呢，今天，我们就来说几个。

杜甫智斗刁书吏

杜甫在沙头镇开了个百草堂中药铺。药铺开张后，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对有的实在付不起药费的，还免费赠送。当地百姓对此赞不绝口，都到这儿来买药。可这样一来，就得罪了另外几家药铺的主人。他们买通了当地县令，想砸杜甫的百

草堂药铺。

一个雨天，药铺里顾客不多。突然门“咣当”一响，进来一位书吏，只见他横眉立目，旁若无人，将手中的药单往柜台上一甩，大声说：“这是县令大人急需的药，赶快照单发药，若缺一味配不齐，你们休想再在此卖药！”药铺的伙计赶快拿过药单，一看都愣住了，只见上面开的四味药是：“行运早，行运迟，正行运，不行运。”

有个老伙计忙赔笑道：“你老哥是请哪位高明郎中开的药方，怎么我们见都没见过……”书吏不等他把话说完，开口就骂：“你们开的是什么中药铺？快给我把杜老倌叫出来，配不齐县令大人的药，我就砸掉你们的招牌！”

伙计们不敢怠慢，忙把此事告诉了杜甫。杜甫一听就知道是来故意刁难的，拿过药单一看，便冷冷一笑，接着他随手取了四味药，走了出来，见了书吏，杜甫拱手问道：“这位大哥请了，不知县令大人有





何见教？”书吏并不看杜甫，只是傲慢地答道：“照单发药！否则休怪我砸你的招牌！”只见杜甫不慌不忙地说：“县令大人需要的药，我们药铺应有尽有。”说着，拿出四味药：一片萝卜干，一块生姜芽，一只鲜李子，一颗干桃肉。

书吏一看傻了眼：“杜老倌，你这拿的都是些什么！”

杜甫道：“萝卜干是‘甘罗’之意，甘罗十二岁就当了丞相，你说他是否‘行运早’呢？”“是。”书吏忙答。“生姜芽是‘姜子牙’之意。姜子牙八十三岁遇文王，是否‘行运迟’呢？”“是，是。”书吏又连声回答。“你看这红皮李子，虽说酸不溜丢的，却正是目前市场上的俏货，可说是‘正行运’吧！”“啊！”书吏无可奈何。“这是隔年的桃子，经过雪冻霜打，算不得鲜果，只能入药，所以说‘不行运’了。”书吏无话可驳，只得连连点头，拿起这几味“药”，灰溜溜地回去交差了。

郭继业开药铺

当初，浚县有个叫郭继业的人，一直想做点生意，都说“卖菜仔一个赚仨，开药铺一个赚八”，

于是，他就把自己的家产都卖了，弄了几百两银子，雇了俩小伙计，在街上弄了两间门面，开起了中药铺。

开门头一天，他刚到药铺里，就有个人来买“白芨”，郭继业不识字儿，他把药斗都翻遍了，也找不着“白芨”。怎么办呢，没办法，他就把自家养的一只白公鸡给了那个买药的人。不一会儿，又来了一个买“大贝”的，郭继业又把药斗翻个遍，也没找着“大贝”在哪儿。为了生意，他就把自己床上一条三成新的大被子给了买药的。接着，第三个买药的进门了：“掌柜的，俺要砂仁！”郭继业一听，吓得直打冷颤，天啊，我只找了俩伙计，他却要仨人儿哩，这该怎么办呢？没办法，我郭继业也跟人家走吧！想到这，郭继业就哭丧着脸叫伙计收拾行李，跟买药的走。

在药铺门口摆摊的皮匠老陈，看见药铺里那俩伙计一脸苦相，就过来问怎么回事儿，听小伙计说完老皮匠也开始收拾摊子了，有个伙计赶紧问：“陈师傅，您怎么了？”

老陈说：“我得换个地方。”

“为啥？”

“为啥？要是下次有人再来买陈皮，他不把我卖了才怪哩！”



· 经典传递 ·

药联招婿

明朝时候，樟树镇“同春堂”中药铺刘老板，膝下有一女，貌美异常，才华出众，视为掌上明珠。依女儿之意，定下了以药联招婿的办法。

一天，药铺门前挂出了一上联：“刘寄奴，插金钗，戴银花，套玉镯，比牡丹芍药胜五倍，从容出阁，含羞倚望槟榔。”并说明，对出下联者，即招其为婿。

四邻八乡的后生闻讯蜂拥而来，个个用心，但无人能对出下联。这时，一位衣着寒酸的青年挤进人群，凝视药联片刻，大声道：“徐长卿，持大戟，穿甲片，跨海马，

与木贼草寇战百合，凯旋回朝，车前欲会红娘。”

刘老板一听，满心欢喜，但见青年穿着褴褛，不像个读书人，故意又出一上联：“一身蝉衣怎进将军府。”青年即对：“半支木笔敢书国老家。”随即又自出一上联道：“扶桑白头翁有远志。”并自对下联：“淮山红孩儿不寄生。”

刘老板很是喜悦，将青年接入厅堂，细问身世，又试探地问：“遇木贼，入生地，安能独活？”青年对道：“待半夏，进天门，定折玉（肉）桂。”

刘女在屏风后弹奏琵琶，青年细听，就轻拨桌上七弦琴和了起来，美妙动听。刘女款款而出，含羞上前施礼，吟道：“听徐长卿奏黄芩（琴），沉香阁内曲曲惊云母。”

青年拱手回礼对道：“闻女贞子弹枇杷（琵琶），防风屏前声声动天星（天南星）。”

刘老板当即招青年为婿，数日后，青年赴京赶考，果然蟾宫折桂，中了状元。

芦根

江南有个山区，这个地方有个开药铺的老板。由于方圆百





药铺老板善解谜

里之内只有他这么一家药铺，所以这个药铺老板也就成了当地的一霸。不管谁生了病都得吃他的药，他要多少钱就得给多少钱。

有家穷人的孩子发高烧，病得很重。穷人就到药铺一问，药铺老板说退热得吃“羚羊角”，五分羚羊角就要十两银子。穷人说：“求你少要点儿钱吧，这么贵的药咱穷人吃不起呀！”

药铺老板说：“吃不起就别吃，我还不卖呢。”

穷人没法，只有回家守着孩子痛哭。

这时，门外来了个讨饭的叫花子，听说这家孩子发高烧，家里又穷得买不起那个药铺老板开的药，便说：“退热不一定非吃羚羊角不可。”

穷人急问：“还有便宜的药吗？”

“有一种药不花一个钱，你到塘边挖些芦根回来吃。”

“芦根也能治病？”

“准行。”

穷人急忙到水塘边上，挖了一些鲜芦根，回家后煎好给孩子灌下去，孩子果然退了热。穷人十分高兴，就跟讨饭的叫花子交了朋友。

从此，这里的人们发高烧时就再也用不着去求那个药铺老板了，芦根也成了一味不花钱的中药。

城中有个药铺，老板因会解谜语而小有名气。有个老秀才，平素最讲男女大防授受不亲。一天，他的姨太太得了一种病，坐卧不得。老秀才想请郎中来诊疗，又怕姨太太某部位暴露不雅，想报个病症请药铺里的先生开药，又怕被家仆们当笑话传出去。后来，他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法子。

老秀才写了一张纸让家仆拿去药铺，并对老板说：“我家姨太太得了这病症，老爷说请您斟酌抓药，对症了，十倍付钱！”老板接过纸来，上面写着：“佛庙盖库房，摘顶格。”善解谜语的老板按谜格要求，很快便猜出了病名，于是笑而不言，开就药方，发了一笔小财。家仆离开后，铺中伙计都急着向老板要答案，老板这才解开那张纸上的谜底是“痔疮”。

原来，“摘顶格”是解谜的一种格式，谜底一般是两字以上同盖头部首的词句，猜中后排除每字的同盖头部首，只读下半截的字。伙计们看着谜底，对照着纸上的谜面，都大笑起来。

（本栏插图：陆小弟）



精心设计的一场大戏，万万没想到，最后会是这样的结果……

真假贯耳瓶



□ 叶敬之

1. 男佣被辞

张二林在城里当佣人，他的雇主是个富翁，人称“桑老板”。

桑老板一个人住一栋别墅，别墅里没有妻子，没有孩子，只有朋友。至于他是否有妻子、孩子，如果有，住在什么地方，这些，张二林一概不知，也不去打听。他不知道桑老板是干什么的，只看见他家里放着很多旧瓷器，估计是个古董商人吧。

张二林每天的工作很简单，就是打扫卫生，把主人客厅里、卧室

里等铺着地毯的地方，用吸尘器吸干净；把厨房、卫生间等铺着瓷砖的地方，用拖把拖干净；客人来了倒水泡茶，客人走了洗洗茶杯。另外兼做园丁，给花圃浇浇水，除除草；兼做保安，主人不在家的时候巡视院子，防范盗贼。

这天晚上，桑老板有客人来。张二林问给客人准备什么茶，桑老板说：“林老板不爱喝茶，爱喝咖啡，你给他煮咖啡。”以往，都是在客厅里煮咖啡，这次也在客厅里煮。张二林一边煮咖啡，一边听桑



老板和林老板谈事情。他不是故意听，可是离这么近，想不听也不行。

只听林老板说：“桑老板，那批瓷瓶出手没有？”桑老板说：“没有，他们请来了鉴定高手，认出了那是假货，要去报告公安局，吓得我们赶忙撤了。”

林老板说：“夜长梦多，要赶快出手啊！”桑老板笑笑说：“你放心好了，我又联系了一家买主，还高价请了个专家，那专家的话在中国收藏界还是有分量的，只要他一发话，假的也成真的了，哈哈……”林老板也笑着说：“这就叫做眼睛一眨，老母鸡变鸭，一千万轻轻松松就到手了。”

正在煮咖啡的张二林大吃一惊：原来他们是卖假文物啊，难怪桑老板这么有钱呢。张二林看见过二楼屋子里放着的旧瓷器，看来那些都是假文物了。

咖啡煮好了，张二林把咖啡端上桌子，谁料桑老板一见张二林，勃然大怒道：“谁叫你进来的？”张二林不知所措：“我……我就在这里呀，不是你让我煮咖啡给林老板喝的吗？”桑老板把桌子一拍：“混蛋，我什么时候让你煮过咖啡？林老板最爱喝的是茶！”张二林怀疑自己听错了，就辩解道：“可

是你明明说林老板不爱喝茶，只爱喝咖啡啊……”

桑老板指着张二林说：“你犯了错还不承认，给我滚出去，我这里不需要你了！”

张二林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弄得晕头转向，端着咖啡不知怎样才好，桑老板又吼叫道：“怎么，你还不走？要我赶你啊？”张二林恨恨地把咖啡壶拍到桌子上，咬着牙说：“那你把工钱算给我，我马上走。”

桑老板冷笑一声：“你还想要工钱？你得罪了客人，给我带来很大损失；你偷听了我们的谈话，窃取了我们的商业机密，我没有要你赔偿，就是对你宽容了，你还想要工钱？快滚！”张二林指着桑老板，两眼喷火，骂了一句脏话，威胁道：“好的，你等着。”他脚一跺，一转身走掉了。

桑老板把张二林赶出别墅的大门，眼看他走远了，才锁上院门，回到客厅。林老板迎上来，担心地问：“你说，这个张二林会去报警吗？”桑老板微微一笑：“这个你就放心好了，我是请一位朋友介绍的，这个朋友家里的一位亲戚跟张二林是邻居。张二林祖孙几代都性格暴躁，眼里掺不得沙子，如今受



了这样大的委屈，他能不去报警吗？来，我们喝咖啡，耐心地等待警察上门。”

2. 古董失踪

果然不出桑老板所料，警察上门了，但是并非在他们预料的第二天，而是三天以后的晚上。三个警察，一人拎着一根警棍，按响了桑老板别墅的门铃。

桑老板从别墅里向外看，看见了路灯下的三个警察，高兴得打了个响指，回头对林老板喜滋滋地说：“怎么样？来了！”说着，他迫不及待地打开门，向院门跑去，嘴里一边应着：“来了来了。”

院门一开，三个警察闯进来，径直往别墅里走。桑老板一边暗喜，一边装出无辜的样子说：“请问三位有什么事情？”其中一个满脸青春痘的警察说：“到屋里再说。”

进了屋，三个警察撇开两个老板，分头散开，楼上楼下展开了搜查。桑老板、林老板跟在他们后面，装作不解的样子说：“哎，你们到底有什么事情啊？”三个警察不理睬他们，终于，有一个警察在二楼一间卧室里，看到了满屋堆放的“八方贯耳瓶”，把另外两个警察喊

上去，三个人一起验证了满屋的古董，青春痘才跟两个老板搭话：“走，到客厅谈。”

到了客厅，青春痘亮出工作证：“我们是城区派出所警察，有人举报你们非法贩售假文物，刚才经过我们搜查，赃物俱在。按照法律，我们要把你们的赃物实施暂扣，你们有什么话要说吗？”

桑老板、林老板假意辩解说：“我们不是非法贩售，我们是经过批准的，你看，我们有批准文书。”桑老板早有准备，说着，他就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来，打开，递到青春痘面前。青春痘看都不看，一把推开了白纸，说：“你有批准文书，去跟我们领导说，给我们领导看，我们只是执行命令。”说罢，他扫了一眼两个老板，桑老板装作很生气的样子说：“什么人民警察？你们这是知法犯法！告诉你，我认识你们的领导，你们这样做，是要付出代价的！”

青春痘似笑非笑地说：“好，你去找我们领导吧，不过，我们要先把假文物运走！”说罢，三个人各自把警棍插到腰间的皮带里，上楼把“八方贯耳瓶”一箱一箱往楼下搬，再搬出别墅，放进院子外面的皮卡车。搬完货物，三个警察上



了车，把皮卡开走了。

桑老板跟在后面喊：“哎，你们打个收条啊！”青春痘不耐烦地一挥手：“明天你去派出所拿收条。”

桑老板、林老板站在院门口，看着皮卡车远去，表面上是舍不得自己的货物，实际上是因为第一步计划得以实现，正高兴着呢。

第二天，桑老板、林老板根据青春痘警察的吩咐，来到城区派出所，找到了宋所长。桑老板抽出一支中华烟递给宋所长：“昨天晚上，你们派出所有三个警察，到我家别墅里，把我们正常出售的仿制文物给拉走了，说是有人举报我们非法贩售假文物，要我们今天来所里拿收条。我们是有批文的，并非非法贩售假文物，请宋所长把事实调查一下，把仿制文物归还给我们。”

宋所长伸出手去，挡住了烟，瞪大了眼睛，盯住桑老板，说：“什么？谁去拉你们东西啦？我们所里昨晚没有出警啊！”桑老板心里有点慌了：“怎么会呢？三个警察，开一辆皮卡，其中一个满脸青春痘的警察，还把工作证给我看了，他叫吴振强。”宋所长一字一顿地说：“我告诉你，我们所里昨晚没有出警，我们所里也没有叫吴振强的！”

桑老板看着宋所长，脸色一下

变得灰白，结结巴巴地说：“这……”他一下晕倒了，林老板赶忙蹲到地上，一只手托起桑老板的脑袋，叫道：“桑老板，桑老板……”见桑老板不应声，仰起头，看着宋所长恳求道，“桑老板一着急，高血压犯了，请你打电话叫一下120。”

宋所长打了电话，救护车一会儿就疾驰而来，把桑老板拉走了……

3. 没收文物

桑老板因是一时激动，血压升高，等到血压降下去之后，身体就康复了。因此，桑老板头一天晚上住院，第二天就出了院。桑老板虽然没有正式报案，但是警察已经知晓他的仿制文物被骗走的事，就不能袖手旁观了，于是，宋所长就到别墅里找桑老板，请他谈一谈事情的前因后果。

桑老板精气神还算不错，在叙述事情的经过时，他隐瞒了故意激怒张二林的事实，只是对宋所长说，自己雇了个男佣叫张二林，因为做错事情被开除了，估计这件事就是他干的。

根据桑老板提供的情况，警方



找到了桑老板朋友的亲戚，得到了张二林的临时住址和联系方式。他们赶到张二林的临时住址，抓住了所有的犯罪嫌疑人，搜出了全部赃物。经过突击审讯，张二林等人交代了全部犯罪事实。为了立功受奖，张二林还把自己煮咖啡时听到的话交代了，说：“他们把假文物冒充真文物卖，我亲耳听到的！”

警方很重视张二林的交代，因此，他们缴获赃物后，并没有急着归还原主。因为根据国家相关规定，仿制文物、贩售仿制文物要有国家的批文，更不能把仿制文物冒充真

文物出售，于是他们再次找到了桑老板和林老板。

宋所长说：“上次没有和你们详谈，这次例行公事需要在程序上走一走，请问你们从事什么职业？”桑老板说：“我们是做仿制文物买卖的。宋所长，各位，请抽烟，请喝茶。”桑老板很殷勤，笑着给宋所长和两位警察递烟、泡茶。

宋所长问：“什么是仿制文物买卖呢？”桑老板比画着说：“哦，就是仿制一些有名的文物收藏品，卖给那些爱好收藏、又没有钱买文物真品的人，嘿嘿。”宋所长说：“那些被张二林拉走的‘八方贯耳瓶’就是仿制品？”桑老板点着头说：“是的是的，这些都是宋代哥窑‘八方贯耳瓶’，最近我们都在仿制、出售这种产品。”

宋所长笑着说：“我对文物不懂，请桑老板给我介绍一下。”桑老板说：“哦，好的。宋代瓷器在中国收藏界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哥窑瓷器，流传在世上的不超过三百件，连它的碎片都是宝物呢。”

宋所长说：“据我所知，宋代哥窑的‘八方贯耳瓶’是国家一级文物，仿制它们必须有国家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的批文。”“有，有。”桑老板点着头，一溜小跑，进卧室





拿了一张纸出来。宋所长看了看批文，指点着说：“你看，批文截止日期是2014年12月31日，可现在已经是2015年10月了。”桑老板脸上现出尴尬的表情：“这个……我们马上去换，马上去换。”

宋所长严肃地说：“换了以后是正当经营，现在属于违法经营。按照本市文物管理办法的规定，你这些仿制品都要被没收、拍卖的。”“宋所长，请您高抬贵手……”桑老板的额头似乎出汗了，宋所长不为所动，当面拨通了文物管理局的电话，让他们去派出所把那些仿制文物拉走……

4. 拍卖现场

不久，桑老板的非法仿制文物专场拍卖会举行了。

拍卖会用的是东方宾馆报告厅，毕竟收藏文物的人有限，参与竞拍的不多，能容纳六百余人的地方坐得稀稀疏疏的。九点整，拍卖开始了，拍卖师高声叫道：“一号仿制文物，宋代哥窑八方贯耳瓶，两万。”“二号仿制文物，宋代哥窑八方贯耳瓶，两万。”“三号……”拍卖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起拍价不算高，也不算低，经过两三次竞价，

上升到四五万的时候，一般就成交了。

接下来，拍卖师的一句话让大家震惊了：“二十五号仿制文物，宋代哥窑八方贯耳瓶，五十万。”此言一出，全场鸦雀无声，紧跟着就爆发出“嗡嗡”的声浪，大家议论纷纷：“怎么这么贵？谁定的价？”“神经病吧，凭什么定的价？”

拍卖师叫着：“大家静一静，静一静！这只瓷瓶为什么定这么高价位呢？因为它是‘错品’！大家一定知道错币，就是印错了的钱币，非常值钱，文物错品可比错币值钱哪！这只错品虽然和前面的那些是





同一只炉子烧制出来的，可是颜色略有不同，更接近真品。真品可值钱啦，前年拍卖会上也是我亲手拍的，价格是八千万哪，所以这只仿制品才定这么高价位……”

竞拍者不满拍卖师的解释，他们驳斥道：“放屁，再像也是假的。”“强烈要求重新定价。”拍卖师听到这些议论，不为所动，坦言相告：“请大家转变观念，把握时机，千万不要错过良机啊！”

就在一片吵嚷声里，有一个中年人走上台去，对众人说道：“大家不要吵了，是不是错品，检查一下不就行了？”大家记得，这个中年人今天最烦，每个仿制品他都举牌，举牌之后还要上台亲自检查一下拍卖品。拍卖师说：“反正是仿制品，有什么可看的？再看也是假的。”中年人说：“不行，仿制品也有好中差，我必须亲自看一眼才能相信。”此前，中年人已经竞得了一只。

中年人检查一番之后，说道：“我刚才检查了，它的确是错品，根据我的眼光，它将来一定会升值。”说着，他把夹在胳肢窝里的牌子稳稳当当地举了起来——

大家一看都惊呆了：“五十

四万？”今天到场的都不是大款，参加一次竞拍都得盘算好久，谁料到鸡窝里飞出了一只金凤凰，竟然有一个大款在这里，举牌子眼睛都不眨一眨，真让人开了眼界！拍卖师兴奋地喊道：“好，有人举牌了，五十四万，有没有人竞拍？有没有？一，二，三，成交！”随着拍卖师一记响亮的槌声，二十五号文物有了买主。

中年人竞得二十五号仿制品，带着两个助手，开着本田轿车离开了。他们没有发现，现场也有两个人，开了一辆普通轿车跟在他们后面，远远看着中年人进了桑老板的别墅，两个人才悄悄离开……

5. 大有玄机

一个月以后，某飞机场出入境检查处，桑老板和林老板各自从包里取出物品，交检查人员检查。检查员查看物品登记表，有一栏写着：“宋代哥窑八方贯耳瓶两只，仿制文物，有拍卖行的拍卖证明书。”检查员检查之后，对桑老板、林老板说：“请你们到办公室来，有些问题要澄清一下。”

他们走进办公室，见两个警察在等着他们，其中一个就是宋所长，



宋所长笑着说：“哦，桑老板，好久不见了。”

看到宋所长，桑老板有点不自在，但还是点着头说：“哦，你是……宋所长，老朋友了，你怎么在这里？”宋所长说：“我等你呢。”桑老板扯着嘴角笑了一下：“嗨，宋所长开玩笑，我一个老百姓，怎敢惊动你的大驾。”宋所长说：“没错，我正是等你的。你这两只仿制的宋代哥窑八方贯耳瓶，有一只是二十五号拍卖品，其实它不是仿制品，而是真品。”

桑老板嘴巴张得大大的：“真品？宋所长不要吓唬我了，如果是真品，那可是价值连城啊，我这一辈子还没有缘分见一见呢。”

宋所长脸一沉：“别演戏了，

桑老板，你很清楚它是一件真品，要不，你会委托别人替你出价五十四万把它买下来？”桑老板低下头说：“宋所长，我认罪，我认罪，我想把它买下来，带到国外，当作真品卖出去，狠狠赚一笔，我有罪。”

宋所长笑道：“你太狡猾了，想避重就轻啊，你要是真的这样干，我们就不管了，也管不了，遗憾的是事情不是这样。这只真品宋代哥窑八方贯耳瓶，前年拍卖会上被一位民间收藏家花八千多万元竞得，可是，刚到手两个月，就被人盗走了，确切地说，被人用仿制品调换了。”

桑老板强硬起来，反问道：“被人调换了跟我有关系？别跟我

啰嗦了，我还要赶飞机呢。”宋所长说：“你还赶飞机？你们已经从乘客名单里面被划去了。至于说真品被盗跟你有什么关系，我这就告诉你……”

原来，那个真品宋代哥窑八方贯耳瓶是桑老板让人盗走的，因为在国





内卖不保险，而且国外比国内更值钱，于是，桑老板就想把它卖到国外。可是，这样的真品，无法通过出入境检查这一关，于是桑老板就想了一个主意，把真品混在仿制品里面运送出去。可是桑老板得到消息，真品的买主发现宝物被偷，已经报案，这样一来，出入境检查站也会得到通报，一定会加强防范，不让这一珍贵文物出境，怎么办？于是，桑老板费尽心机，策划了这么一个方案：他故意不去续办文物复制批准文件，并希望被警察发现，将仿制品没收，而他将真品混在里面，然后趁拍卖的机会买回来，这样，真品就披上了一件合法的仿制品外衣，可以堂而皇之地带出国了。

宋所长弹了弹烟灰，说：“可是，怎样才能让仿制品和伪装成仿制品的真品被没收、拍卖呢？必须有人报警才行啊！你们自己报警，让警察来抓自己，那有违常理。于是，你就选中了张二林，当着他的面，故意说自己出售假文物，然后将他开除，目的就是激怒他，让他报警。不料节外生枝，张二林自己把仿制品抢走了，因为你的真品也在里面啊，所以你一下子就急晕了。一直到仿制品被我们找回，一切才

按照你的计划进行。于是，你的真品、仿制品顺利地地被我们扣押、拍卖，你的委托人也顺利地地在拍卖现场竞得了真品。”

宋所长“嘿嘿”一笑，接着说：“让你没有料到的是，我们也设了一个‘局’。通过鉴定，我们在你那批仿制品里面找到了真品，为了引你上钩，我们故意把那件真品当作仿制品拍卖，但是标出了高价。如果不知道那是一件真品，谁都不会出五十四万购买，可你是知道的，所以你委托他人替你拍下了……”

桑老板额头冒汗，软绵绵地倒了下去。宋所长见状，掏出手机，拨打着电话：“喂，是120吗？请你们马上到机场来，有人高血压发作了……”

（题图、插图：杨宏富）

2016年7月(下)动感地带答案

神探夏洛克答案：第四个人。因为夏洛克想到嫌疑犯跑了很长一段路，一定气喘吁吁，而这六个人中，只有第四个人在大口大口地喘气，因此可以判断这个人就是嫌疑犯。

思维风暴答案：移动第一个6，变成2的6次方。



主家被杀，侍妾、家仆，乃至前来清账的屠户，纷纷入狱，恶行究竟是何人所为？一切又因何而起？



只因多看一眼

□ 徐嘉青

1. 黄昏凶案

明朝万历年间，有个叫周世臣的皇亲，他祖父的姐姐是明宪宗的生母，在宪宗为政时，他们周家可是显赫一时。到了他这一辈，虽然皇亲的身份显得不那么尊贵了，但好在余威犹存，他借此受皇帝钦封为锦衣卫带俸指挥一职。这个官职说小不小，说大也不大，好

在平日也没啥具体活儿，无非就是领着几个手下到街上转转，维护社会治安。周世臣的老婆早年去世，后来他没有续弦，跟一个叫荷花的侍妾住在祖上传下来的一幢院落里，平日里有个仆人负责开门锁门，打扫院落。周世臣虽说是皇亲后代，却没染上啥恶习，干起事来兢兢业业，闲暇时候舞枪弄棒，倒也有几分真本事。



这天，周世臣办完差事回到家中，刚把外衣脱掉，就高声叫道：“荷花，快给我倒杯水来，忙了一天，连水都没顾得上喝，渴死我了！”

侍妾荷花闻声，立刻端着杯水走了进来，把杯子放到桌上，说：“老爷，这几天累坏了吧？”

周世臣端起杯子，一饮而尽，抹了一把嘴说：“可不是，先帝尚未安葬，治安也抓得紧，有时候连喘口气都不得。”

两个人说着话，荷花动手把饭菜摆放到餐桌上，碗筷杯碟摆好后，他们就吃了起来。

吃完饭后，荷花收拾了碗筷，跟周世臣早早就上了床。

刚躺下没多久，忽然听到“哗啦”一声响，紧接着院子里就响起了杂乱的脚步声。周世臣一骨碌跳下床，走到窗子前，隔着窗子向外一望，借着星光，只见院子里来了七八个蒙面人，手里提着明晃晃的刀剑，为首的一人则是提着把板斧。

一看对方来势汹汹，周世臣就知道来者不善。不容多想，他连忙折转身，返回到床边，吩咐荷花钻到床底下躲起来，而他则抓起了平日习武用的一根棍子。这边他刚打算冲出去，那边那几个蒙面人已经

撞开房门，冲到了屋子里。为首的蒙面人一看周世臣，冲着他晃了晃手中的板斧，狞笑着说：“识相的，把金银交出来，还能让你留条活命，不然爷爷这板斧可不是吃素的！”

周世臣身为武将，哪里肯听他这套，仗着满身的武艺，更是不屑，只见他把手中的棍子一晃说：“大胆强盗，也不打听打听，你周爷爷是干啥的，敢在我头上动土！”那人一听，就不再言语，把手中的板斧一挥，低声叫道：“兄弟们，一起上！”

二话不说，双方就打斗在一起。要说周世臣的功夫确实不错，无奈对方人多，而且手中的刀剑甚是锋利，一不留神就被对方一剑划伤了胳膊，疼得他一哆嗦，手中的棍子就滑落到了地上。为首的强盗一看，一个箭步跳了过去，举起手中的板斧，朝着周世臣头顶劈了下来。周世臣正想着如何把棍子捡起来，猛然感觉头顶上一阵恶风袭来，再想躲避，为时已晚，被劈个正着，人一下就翻倒在地，当场死了。

为首的强盗踢了一脚周世臣的尸首，恶狠狠地说：“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你这是咎由自取，怪我不得。兄弟们，搜，把家里值钱的东西找出来带走。”



几个人“呼啦”一下子散开了，翻箱倒柜，把周世臣积攒下来的几百两银子翻了出来，而后带上银子逃之夭夭。

再说床底下的荷花，听着刚才发生的一切，吓得她浑身瑟瑟发抖，捂着嘴巴才算没有叫出声来，好在强盗来去匆匆，并没有搜查床底下，她这才躲过一劫。等到强盗走远了，她战战兢兢地从床底钻出来，摸索着把灯点着，一看躺在地上的周世臣，头被削去了大半个，她尖叫一声，从屋子里跑了出去……

2. 求助家仆

荷花穿过庭院，走出了家门。这个时候又该去哪儿呢？荷花平日里几乎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就在家里做点家务，闲暇时做做女红，家里遇上了这么大的事，脑子也乱了分寸，根本想不起来首先要去报官，她先是想到了周家的家仆。

这周家家仆平日里就住在院子门口的一间偏房里，昨天他向周世臣请了假，说家里有事情，晚上就不能过来了，其实他家距离周家也没多远，穿过两条街就是。荷花记得家仆家的位置，就匆匆忙忙跑过去，拍打起门环来。周家家仆很快

开了门，一见是衣冠不整、满脸惊恐的荷花，惊讶地问：“夫人，你怎么来了？”荷花流着眼泪，战战兢兢地说：“老爷被强盗闯进家里来杀死了。”一听这话，家仆吓了一跳，他怀疑自己听错了：“夫人，你说什么？”

荷花一把抓住了家仆的胳膊，说：“你快点回去看看吧，老爷真的是被强盗杀死了。”她又简单地把事情的经过讲了一遍，家仆这才发现自己并没有听错，连忙把荷花让到屋子里，正当他思忖着该怎么处理这件事的时候，忽然听到门外一阵大乱，有人高声叫道：“有人吗？”周家家仆忙在屋子里回答道：“有！”那人又喊道：“我家指挥使张大人在此，赶快出来叩见。”

这家仆刚想出去，旁边有人说道：“老哥，我可不能跟你出去啊，你记好欠我的肉钱可得给了。”

家仆这才想起来，家里还有个讨要欠账的卢屠户呢！周世臣家里每次吃肉都是去他那儿买，称好斤数算好价钱后记到账上，隔三岔五家仆就去清一次账。前一段时间事儿多，就忘记清账了，没想到卢屠户竟然跑到自个儿家里讨要了。他们正说着这事儿，谁知道这边荷花就叫门了，还没有把荷花安置好，



外面又有人叫他，一来一回就把卢屠户还在这茬给忘了。

家仆认真地说：“卢老弟，我家主人可不是欠账不还的人，我更不会拿着钱不给你，你放心，等把眼前这事儿处理完，我就把钱给你，少不了你一个子儿！”

卢屠户没有接他的话茬，说：“我害怕见当官的，就先到你床底下躲一会儿。”说完，卢屠户“哧溜”一下就钻到了床底下。周家家仆一笑，嘀咕道：“就这德行，不知道平日里咋杀的猪呢！”

有了和卢屠户这么一番对答，周家家仆出去就慢了点儿，等他来到门外后，外面的人已有了几分不悦，说：“你就是周家家仆吧？”

家仆点了点头，这人埋怨说：“你到底是咋的了？咋这么磨磨唧唧的？这是我们指挥使大人，有话要问你，还不上前施礼见过！”

这指挥使名叫张国维，负责领人巡逻周世臣家那一方的治安。荷花这边还没有跑出去找家仆，就有听到周家打斗声音的邻居跑出去报了官，恰好半路遇到张国维领人巡逻，就把事情一说，张国维匆匆忙忙就领人去了周家，此时强盗已经跑掉，他查看完现场后，就断定这

应该是仇杀。他打算找周世臣身边的人查问情况，可这一问，才发现周世臣的侍妾荷花不在家，家仆也不在，于是向邻居问清了家仆的住处后，这才领着人赶了过来。

张国维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周家家仆，然后问道：“你家主人被人杀死了，你可知道此事？”家仆说：“知道，我家夫人荷花刚才来我家，说了此事，我正准备报官呢！”张国维一听，把手一挥说：“我看你值得怀疑。”

周家家仆连忙辩解说：“大人，我家主人待我不薄，再说我就是有这个心，也没这个胆啊！”

张国维不再理他，把手一挥说：“到屋子里面搜，看有没有同伙！”

很快，衣衫不整的荷花从屋子里被带了出来，那个前来讨账的卢屠户也从床底被拽了出来。张国维看了看荷花，脸上露出了一丝奸笑，说：“把他们三人都带走！”

3. 屈打成招

回到衙署后，张国维稍事休息，就对三个人逐个展开了审讯。张国维的推测是：周家家仆、卢屠户合谋，串通荷花，杀了周世臣，劫走了钱财。对张国维的怀疑，不论是



周家家仆、卢屠户还是荷花，都矢口否认，可张国维哄骗他们说：“这只是一种猜测，不过事情确实如此之巧，不由我不这样推测。你们先在这上面签字画押，完成一道程序后，明天就会有刑部的大官亲自审问，你们有啥就说啥，如何？”三个人根本就不知道这是个骗局，就听信了张国维的话，在上面画了押。

审讯结束后，张国维拿着签字画押的供述，重新把案情梳理一遍，决定据此向上级呈报。

对于这桩案情，张国维是这样陈述的：周世臣的侍妾荷花水性杨花，跟卢屠户有奸情，为了方便来往，他们就花钱买通了周家家仆。谁知后来奸情败露，被主人周世臣发现后，周世臣打算报官，好好惩治一番奸夫淫妇以及恶仆。三人为了避免官府的惩治，决定先下手为强，对周世臣下手。荷花跟家仆用计灌醉了周世臣，然后打开周家大门，卢屠户用卖肉的屠刀劈了周世臣的脑袋。为了掩人耳目，卢屠户又用屠刀在门上砍了几下，制造了强盗劈门而入的假象。事情发生后，三个人正在周家家仆家商议如何逃跑，恰好被接到周家邻居报案的张国维抓捕。

案情呈报上去后，很快就有了

下文，刑部褒奖张国维办案得力，能够在最短的时间破案，案情现已大白，可以呈报刑部尚书予以审核定案。

奸夫淫妇以及恶仆杀害主人这件事很快就在京都传播开来，人们对于这三个如此歹毒之人深恶痛绝，甚至有人主动跑到官府，要求立刻将三人梟首示众。周世臣的宗亲知道了这件事后，更是气愤不已，提议要将淫妇荷花千刀万剐。

从狱卒口中得知案情后，荷花五内俱焚，她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平日恪守妇道，虽然是周世臣的侍妾，但两人恩爱有加，琴瑟和鸣，没想到他无端遭到强盗杀害，自己却成了杀人凶手，这还有天理吗？

几天后，刑部下了批文，要提审三个杀人犯。首犯荷花先被带上了刑堂，她“扑通”一声跪在地上，高声喊道：“冤枉啊，民女冤枉！”

负责审案的刑部侍郎翁大立拍了一下惊堂木，怒喝道：“大胆淫妇，人证物证俱在，你却在这儿呼天抢地，大喊冤枉，是可忍孰不可忍，来呀，杖打四十！”

闻听此言，荷花叩了个头，不卑不亢地说：“大人，您口口声声说民女为淫妇，到底有何证据？民女有冤情您不详加询问，却要杖打



四十，这岂不是要屈打成招吗？”

翁大立被问得张口结舌无言以对，过了好大一会儿，他才说道：“公堂之上，竟敢如此质问本官，真乃刁民。来呀，杖打四十！”

不管荷花如何喊冤，几个差人都不管不问，忽地一拥而上，把她按在地上，四十板子打下去，只见荷花趴在地上，没了声息。翁大立一看，命人把事先抄好的供词拿了过来，抓起荷花的手，在上面画了押。

翁大立又用同样的方法，挨个审讯了周家家仆和卢屠户，他们两人也是拒不承认，言称是张国维诱

骗他们签字画押的。可翁大立哪管他们辩解，一顿板子打下去，两个人就趴在地上不动弹了，结果也被人抓起手在供词上面画了押。

拿到了画押的供词，翁大立“嘿嘿”一笑，得意洋洋地说：“妥了妥了，这在刚刚登基的新皇帝面前，怎么也算是功德一件吧！”

翁大立拿着供词，上书给刚刚登基没多久的万历皇帝，他把三个人的罪状一一言明，临末他义正词严地说：“不尽快杀掉三人，不足以平民愤，不足以安抚天下苍生，请皇上下旨准奏！”

年幼的万历皇帝一听，心里也很是生气，也未详加查看，马上就吩咐旁边的官吏拟发旨意，批准了翁大立的奏章。

行刑的日子很快就到了，荷花等三个人被带到了菜市口。京城的老百姓听说了，纷纷前来观看，把整个菜市口围得水泄不通。人们指着跪在地上的三个人，怒声斥责，有人冲着他们吐痰，有人把烂菜叶子投到他们的身上。

午时三刻，炮响之后，监斩官把令牌向下一扔，高声喝道：“行刑！”只见刽子手手起刀落，三个人顿时人头落地。围观的百姓们看了，无不拍手称快。可让人惊讶不





已的是，荷花的眼睛始终怒瞪着，任凭前来收尸的人用手去抚，始终未能合上。

事情就这样过去了，随着岁月的流逝，人们逐渐淡忘了这件事。

4. 真凶现身

回过头来，咱们再说说京城里的另一个人，此人名叫朱国臣。他长得高大威猛，性格暴躁，是一家布匹商铺的老板，在经营布匹之前，他也曾是一个屠户。日子原本过得紧巴巴的，可不知他怎么撞了好运，竟然发了笔横财，后来就转行做起了布匹生意。

要说这朱国臣真不是做生意的料，商铺生意很是一般，可他毫不在意，照样吃喝玩乐，身边总是围着几个不三不四的人。

这一天中午，朱国臣在外面跟人喝了不少酒，回到家里后，兴致依然不减，就把养在家中的两个歌妓姐妹叫了过来，吩咐她们边唱歌跳舞，边陪他喝酒。

喝到中间时，姐姐不小心脚下一滑，打了个趔趄，差一点就摔倒在地。朱国臣一看，“啪”的一声，就把酒杯摔在了地上，骂骂咧咧地说：“妈的，真是扫老子的兴，若

是再有一次，小心老子把你腿给拧折！”

姐姐吓得战战兢兢的，慌忙站起来给朱国臣赔罪。偏偏怕啥来啥，姐姐跳舞的错还没有过去多久，这边妹妹又出了差错，她正唱着一首歌，一不小心竟忘了歌词。朱国臣一看，忽地站了起来，摇摇晃晃地走了过去，一巴掌打在妹妹的脸上，指着她骂道：“我看你们俩真是活腻了，一个跳不好，一个唱不对，小心我拿板斧把你们给劈了！”

姐妹两人吓得趴在地上，口中连声说道：“老爷饶命，老爷饶命，我再也不敢了！”

朱国臣见她们这副模样，骂了半天才重新坐回椅子上，兴许是喝太多了，他竟歪在椅子上睡着了。

姐妹两人一看，总算长长地舒了口气。姐姐对妹妹说：“妹妹，咱姐妹俩被他买回来，可没有一天好日子过，吃穿不好就不说了，动不动就挨一顿打，骂更是家常便饭，要是他使起性子来，我看咱俩说不准还真被他给劈了呢！”

妹妹一听，不觉“呜呜”哭起来，说：“姐姐，咋不是呀，我现在一想起他凶神恶煞的样子，心里就害怕。”

最后两个人商议，索性一不做



二不休，把朱国臣做过的坏事去报了官，兴许还能给自己找条活路。她们蹑手蹑脚地走了过去，轻轻晃了晃歪在椅子上的朱国臣，他却睡得像头死猪一般，根本就晃不醒。于是她们偷偷地溜出了朱家的大门，径直跑向了官衙。

到官衙后，她们敲响了门前的鼓，鼓声传到里面后，很快就有人走了出来，简单问明了情况后，把她们领到了里面，去见长官。长官见两人跪在地上，朗声问道：“两位下跪民女，有何冤屈，快快讲来！”姐姐向上叩首说：“大人，民女没有冤屈，是来举报人的。”长官一听，不觉一愣，连忙问：“但不知你们举报何人？”

姐姐答道：“朱国臣。”于是她们就把朱国臣犯下的事一五一十讲了出来。原来，朱国臣表面上是位布匹商铺的老板，实则是个江洋大盗，隔三岔五就会闯到富裕人家作案，抢夺钱财，有个叫周世臣的皇亲就是被他用板斧劈死的。

长官一听“周世臣”的名字，心里当时就“咯噔”一下，这个名字对他来说真是太熟悉了，虽说已经过去了两年的光景，但那个案子太过轰动，差不多京城里的每个人

都知道。可凶犯已经正法了，卷宗里写得清清楚楚，难道当时真的有冤情？长官详细问了事情的经过，当即唤来一众差人，迅速赶往朱家。这时的朱国臣还正在椅子上“呼呼”大睡呢，没想到被一拥而上的差人们绑了个结结实实。他从睡梦中惊醒过来，高声喊道：“你们凭啥要抓我？”

长官说：“凭啥？给你提个人，看你还问不问。”

朱国臣说：“谁？”

长官说：“周世臣。”

一听到这个名字朱国臣就不再言语了。长官喊道：“人带走，把家里其他人悉数带走，然后查封。”

经过审讯，朱国臣交代了当年





劈死周世臣的经过。原来周世臣有一天例行检查，恰好路过朱国臣的布匹商铺，当时朱国臣正站在那里看行人，周世臣见到他之后，盯着他看了一番。朱国臣原本就做贼心虚，现在见周世臣盯着自己看，就以为他发现了什么。为绝后患，朱国臣打听了周世臣的住处，当天晚上就领着几个弟兄赶到了周府，劈死了周世臣，还抢走了他家存放的银两。

只不过让朱国臣没有想到的是，事情竟会那么巧，周家家仆请假回家，卢屠户又前往家仆家讨要欠账，偏偏荷花又跑过去找家仆商量对策，他们三人被指挥使张国维抓个正着，成了替罪羊。当年三个人被正法的时候，朱国臣就混在人群中看，心里别提有多欢喜了，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自己还是被豢养的两个歌妓告发而现了原形。

5. 别样结果

长官把案件的始末、缘由理清后，写好呈文向上级作了汇报。此时的翁大立已经升任刑部尚书，当他接到呈文后，着实吃惊不小。当年审理荷花一案，他也是草草结案了事，谁想到事情都过去两年了，

案情竟然发生了逆转。翁大立原准备压下不上报，可他深知事关皇亲，怠慢不得，就把此事原原本本向万历皇帝作了汇报。万历皇帝听了，不由得勃然大怒，打算严加惩治，这时身边的亲信却启奏道：“事情之所以会发展到这一步，关键在于初查案情的张国维，要不是他不细加查问，这种事情是万万不会出现的。”万历皇帝觉得说得在理，于是拟了道圣旨，着刑部尚书翁大立提前告老还乡，张国维被判流放边疆，其他协助审理此案的人均予以降职处分。

这天，张国维被官差押解着，就要离京踏上远途，翁大立得知消息后，就专门在离城门口十里的地方等候。两个人一见面，翁大立拱手说道：“张大人，老朽真是对你不住，在此备下薄酒，一来道歉，二来送行。”张国维连忙拱手施礼说：“翁大人，官场多变幻，出了事情啥时候都是下面的官员担着，再说此事我也是咎由自取，罪有应得，怪他人不得。”

事情的来龙去脉他们都心知肚明，因此翁大立也就不再多说。两个人在桌前坐定后，一会儿工夫就喝光了一壶酒。张国维说：“翁大人，下官此去边疆，估计是凶多吉少，



能不能回来还在两说，有件事我还是当面讲的好，不然我会后悔一辈子。”翁大立说：“张大人请讲。”张国维长叹一声说：“刚才说了，周世臣一案我真是咎由自取，罪有应得。”接着，他讲出了当时的情况——

原来，张国维有次领人从周世臣家门前经过，荷花正站在家门口等周世臣回家，看到有人走过来，荷花就抬眼看周世臣在不在其中，正当她搜寻的时候，恰巧与张国维的目光相对，她直直地望着他，竟许久没有把目光移开。这张国维一看荷花，长得面若桃花，相当标致，当时就心动不已，尤其是发现她盯着自己看后，以为她也有爱慕之意，心里就惦记上了。谁知道这才过了没几天，周世臣就被杀了，在周家家仆家见到荷花后，他心里一

动，就打算利用这个机会把荷花搞到手。当时逼问荷花，愿不愿意跟随自己，要是愿意，他负责查清此案，找出真凶；要是不愿意，那他就把他们三人定为杀人凶手。让他没想到的是，荷花是个烈女，一听他的这番话，当即就破口大骂。一气之下，张国维才狠下心来，把杀人的罪名强加到三人的头上，既出了恶气，又升了官职。

听完张国维的话，翁大立半晌无言，临别他才说道：“周世臣多看了一眼朱国臣，引来了杀身之祸；荷花多看了一眼你，就变成了杀人凶手，人头落地。我们何尝不是多看了一眼官职呀，最终被官职引诱得团团转呢，这真是害人又害己！”

两人分别时，张国维托翁大立在告老还乡之前，一定要到荷花的坟前替自己上炷香，翁大立答应了下来，两个人这才拱手告别。

第二天，翁大立问明了荷花坟莹所在的位置，带了个仆人，拿着纸钱香烛赶了过去，可让他惊讶的是，不知道什么人，竟然已经在坟前烧过纸了。一阵风吹来，烧过的纸屑被吹起来，飘向了空中，就像是一只只飘浮在空中的黑眼睛，正盯着他看……

（题图、插图：杨宏富）





书中缘

刘怀纪

我刚到乡办中学教书那年，已是大龄青年，个人问题还没有解决。同事们起哄说，学校里正好有两位女老师名花没主，说我来得真是时候。

这两位女老师是小姚老师和欧阳老师，都在我隔壁办公室。两人条件都不错，更难得的是，她们还都是文学爱好者。于是，我订阅的《故事会》，每期都先让给她们看。欧阳老师平时话不多，有点不好接近，最后我拿定主意，锁定目标追求小姚老师。可要如何行动呢？

一天，我望着桌上的一本《故事会》，忽然想出了一个好办法。

我字斟句酌写了一封情书，夹在最新一期《故事会》里，就让它来做我的“信使”吧！趁小姚老师

不在，我把这本《故事会》放进了她的抽屉。接下来，我心里一直打着鼓，猜测小姚老师看了之后会作何反应。

可当我再见到小姚老师时，奇怪地发现她一点异样也没有。难道她没看到那本《故事会》？我磕磕巴巴地问：“新的一期《故事会》……”还没等我说完，小姚老师就爽快地说：“我看了，比上期还好看。哦，上课铃响了，我有课。”说完就翩然离开了。

接下来我又给小姚老师写了两封信，夹在《故事会》里悄悄放进她的抽屉，却都泥牛入海。

要放暑假了，小姚老师还是没有回音。好在小姚老师说自己假期有事，晚走几天。我觉得还有希望，



·我和《故事会》的故事·

于是一鼓作气，继续给她写信。

现在是第七封情书了，我是这样写的：“尊敬的小姚老师，这是我给你写的第七封信了，我想，我不至于让你讨厌吧？爱你无罪，我由衷地喜欢你，请不要考验我了，等待你的垂青。小刘。”

我正要把《故事会》往小姚老师的抽屉里放，碰巧欧阳老师进来了，我赶紧把书收起来，讪讪地问：“小姚老师不在吗？”

“小姚老师订婚去了。”

订婚？我几乎被这句话击倒，傻傻地愣在那儿，脑子里一片空白。

这时，欧阳老师红着脸说：“你给我的信，我读了，谢谢你对我的友好和足够的耐心……可我是外地人，总得跟我爸妈打个招呼吧？希

望你原谅。”

我更懵了，写给小姚老师的信怎么会到了欧阳老师手里？

原来啊，欧阳老师早就跟小姚老师换了位子，我给小姚老师的情书，统统都落在欧阳老师手里。好在，信的开头都没写称谓。我暗暗庆幸，刚才那封指名点姓的信没塞到她的抽屉里，不然可就无法挽回了。在那一年，我和欧阳老师结了婚。

二十三年过去了，我们的日子过得平静而幸福。我始终感激《故事会》，是它给了我一段难忘的记忆，给了我“无巧不成书”的美满婚姻。

扫一扫二维码，可带走、
分享这篇文章



·本刊信息传真·

法律知识故事征文

本刊推出的“法律知识故事”，通过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短小而具体、在法理上容易混淆的个案，生动、形象地宣传法律知识。为鼓励作者深入生活，写出高质量的法律知识故事，本刊决定面向全国征文。本次征文也欢迎读者和法律界人士提供相关素材、案例，一经录用，即付稿酬。

来稿方法：1. 从邮局寄发，请在信封上注明“法律知识故事”字样，本刊地址：上海市绍兴路74号《故事会》杂志社，邮编：200020。2. 从网上传递，可寄以下信箱：fabianji@126.com，请在主题上注明“法律知识故事”字样。凡已和我刊编辑有联系的作者，稿件可继续投给原编辑。



故事会微信号：story63，欢迎添加故事会微信，参与互动！

· 神探夏洛克 ·

不速的访客

今年夏天，夏洛克探长去了夏威夷度假，住在海边一家四层楼的宾馆里。这家宾馆三四两层是单人房，他住在 420 室。

这天，玩了一天的夏洛克吃了晚餐便回到房间，刚坐下，就听到了敲门声。刚开始，夏洛克以为别人敲错了，没有理会。过了一会儿，一位陌生的小伙子推开房门，悄悄地走了进来，夏洛克的房门之前没有锁好。

小伙子看到夏洛克后有些惊慌，但很快反应过来，彬彬有礼地说：“对不起！我走错房间了，我住 304。”说着他摊开手中的钥匙，以证明他没有说谎。夏洛克笑了笑说：“没关系，这是常有的事儿。”

小伙子走后，夏洛克马上给宾馆保安部打了电话：“请立即搜捕 304 室的客人，他正在四楼作案。”保安人员迅速赶到四楼，抓到了正在行窃的那位小伙子，并从他身上和房间里搜出了首饰、皮包、证件、大笔现钞和他自己配制的钥匙。

你知道夏洛克是怎么判断出小伙子是窃贼的吗？

超级视觉 大兔子

这是一幅大兔子的图片，如把图片翻转 180 度，你将会看到另一个图像……



疯狂QA

同样的问题，张三问了五次，李四每次给出的答案不一样，而且每次都是对的。那么请问，张三问的是什么问题呢？

想知道答案吗？

1. 您可直接扫描右侧二



维码。

2. 登录 <http://t.cn/R542lz4>。

3. 购买 2016 年 8 月下《故事会》。
动感地带，与您不见不散！上期
答案见本期 P70。



故事会·新浪微故事大赛

6月优秀作品选登 主题：解药

@·平凡之路 2016 五岁的武侠迷弟弟生病了，死活不肯吃药，还偏要喝饮料，我只好给他倒了一杯雪碧。他喝的时候，不小心把雪碧溅了出来，冒着白泡。他大惊失色，捂着胸口用虚弱的声音说：“有……有毒！”我赶忙把药塞到他嘴里，并告诉他这是从西域弄来的解药。他急忙咽了下去，还说多谢兄台相助。

@江户川柯南 0707 国王招聘御医，待遇很丰厚。各地郎中见钱眼开，跃跃欲试。国王要求他们调出眼镜蛇毒的解药，郎中们想：反正国王不懂药，于是乱调一气，想蒙混过关。考试结束，国王放出毒蛇，郎中们大叫：“干吗！”国王说：“请各位服下自己调的解药，活者录取。”

@流沙_握的太紧 他在丛林中迷了路还中了蛇毒，我迷茫地望了望四周，一咬牙，背起他向前走去。眼看快走出去了，不想我也被一条毒蛇咬到了手臂。这时，他虚弱地从包中掏出一个小瓶：“就猜到你会中招，给你留的。”看着他虚弱的微笑，我顿时愣住了：我包里也藏着一瓶，以防万一给自己备用的。

@jlsclxlhw 他嗜赌如命，妻离子散，

还被打断一只手，老母亲哭瞎了双眼。他悔恨交加，长跪求神：“赐我解药吧！”神感其诚，予之。他服用后神清气爽，断手也复原了。问神：“是何灵药？”神叹：“是你娘的眼泪！”他闻言大哭：“神啊，如我再赌，手复断掉！”回家途遇赌友，心想：若手断，就找我娘！

@义之尊者 钱局长老来得子，可孩子出生后一直紧闭双眼，抱到医院也查不出病因，更别提医治了。钱局长只得重金求医，同事老刘闻讯赶来，拿出康熙年间的铜钱，就着孔眼对着孩子的双眼一吹，孩子睁开了眼睛！钱局长拿酬金相谢，



故事会 ■ 新浪微故事大赛

8月征集主题：骗子故事

《故事会》杂志和新浪微博（weibo.com）联合主办的微故事大赛邀请您用最短的文字，写出最精彩的故事！

本次大赛所有作品通过新浪微博平台征集（@故事会微故事大赛），每月一个主题，当月设金奖1名，奖金1400元；银奖2名，奖金700元；优秀奖13名，奖金150元，优秀作品将在每月《故事会》上刊登。6月主题结果已经揭晓，详情请登录故事中国网（www.storychina.cn）查看。

8月微故事征集主题：骗子故事。日常生活中，难免会碰到骗子，发生令人懊恼、生气的故事，当然，这也不排除骗子背后有真情；同时，骗子还常常令人捧腹大笑、哭笑不得，这个月，就来一起说说骗子那些事儿吧！正文字数在130以下，力求情节出人意料，立意隽永深远，文字鲜明生动。本月的微故事达人或许就是你！截稿日期：8月21日。（本期刊物特别选登6月微故事大赛优秀作品）

老刘摇头：“你还是把咱单位的亏空补全吧，这见钱眼开都遗传给下一代了……”

@牧谦小不点 毒杀知府的人抓到了，皇帝震怒，刑部尚书亲自提审。“说，你是怎么进府衙的？可有同党？”“没有，我只是投药于府衙外的水井。”“为何别人没事？”“因为解药就是米糠，吃几天药性就会化解，这药忌鱼肉，连吃几顿就会毒发。”连年饥馑，尚书想到自家天天吃糠咽菜，说道：“本官判你无罪！”

@人生如梦_29481 小伙偷桃被大爷抓住，大爷训斥：“刚打过农药，你也敢吃？先喝碗绿豆汤解解毒再

跟你算账！”小伙羞愧地接过绿豆汤，喝了半碗，问：“大爷，这绿的我知道是绿豆，那黑的是啥？”大爷没好气地道：“老鼠屎！”哇——见小伙吐得差不多了，大爷才悠悠地说：“黑的就是黑豆嘛。”

@十耘 上班太累了，这回辞职后谁劝我也不干了！闲着没事，帮哥们盯搬家。搬家队一个戴耳机的小个子引起我的注意，他背着好大一台冰箱，身子明显吃不住，咬牙往前蹭。我递过去一瓶水：“歇会吧！听的什么歌？”他一乐，露出洁白的牙齿：“你听听！”我接过耳机，里边声音很嫩：“爸爸，爸爸……”



扯席



■ 郑小亮

过去，民间婚丧嫁娶之类的酒宴上，很看重席位座次，依次排开的酒桌有主次之分，一桌之上，又有一席二席等席位之别，名堂很多。东家在开宴前安排席位，这叫“扯席”，这既是习俗，也是一种家风。

有个学校老师，姓刘，教学水平一流，在当地很有名望。这天，他家有喜事，儿子过十岁生日，当地称十岁生日这场喜宴为“做十

岁”，一大早，刘老师便开始忙活，准备接待宾客。

刘老师家宽屋大舍，为图热闹，酒宴定在家里举办。中午11点刚过，接到请柬的客人陆续光临，刘老师的家人赶紧招呼他们落座，然后上茶、上糖果，还安排了麻将、扑克等娱乐项目，等候酒宴开席。

请的客人共有七桌，大厅里呈品字形摆了三桌，屋外院内呈口字形摆了四桌。准备上菜的声音一吆



喝，客人们都纷纷围席而坐。平日里他们没少参加酒宴，懂规矩，守纪律，“呼啦”一下，院内的四桌便坐满了。这四桌为何坐得这么快？这里头有说法，院子里的几桌，属于次客，也就是那些平日里礼尚往来的同事、朋友，坐这四桌的客人，都知道自己在主人心中的地位，所以不用招呼，主动落座了。

大厅之内的三桌就奇怪了，全都空着，刘老师求这个，劝那个，好不容易才安排两桌人坐下，留着最上位的那桌，任凭他磨破了嘴皮子，人家却纹丝不动。

这一桌可不比其他的酒桌，它属于主桌，最尊贵的客人才有资格落座，但怎么坐，大有讲究。依照老规矩，主桌上的席位必须由刘老师来“扯”，幸亏在宴请客人之前，刘老师早有计划，还列了席位名单。于是，他按照计划，开始“扯席”了。

只见刘老师走上前去，一把搭住其中一人的肩膀，连扯带拽，把他往主桌上的“一席”推搡，这人却死活不肯坐，就这样拉拉扯扯闹了好半天，那人才勉为其难，在“一席”上坐了下来，坐定后还一个劲地拱手说：“恭敬不如从命，我就闭着眼睛坐下了。”

这人大有来头，他是当地首

富，一位赫赫有名的私企老总，只因他的儿子受教于刘老师，为表示尊师重道，破例前来捧了个场，这“一席”他不坐，谁有资格坐？他说“闭着眼睛坐下”，其实是客套话，言下之意就是坐“一席”于心不忍，其他人有怪莫怪，就当他是瞎子。

接着，刘老师又开始扯二席、三席和副陪座，好不容易才把一桌人给拉扯圆满，到了这时，端上来的几个菜基本都凉透了。

热闹过后，留下一片狼藉，客人们都酒足饭饱，或打道回府，或在刘老师家院外喝醒酒茶。就在这个时候，请来的一个帮手急急地跑来，捂住刘老师的耳朵，小声说：“大舅爷在发脾气，把茶水给泼了……”

刘老师心里“咯噔”一下，匆匆来到大厅，只见大舅爷稳稳地坐着，呼呼地喘着粗气。刘老师满脸堆笑地跑到大舅爷跟前，硬着头皮问：“大舅爷吃好喝好没？要不上床躺着休息一下？”大舅爷却指着自己的心窝窝，气恼地说了一句：“酒宴太丰盛，我吃多了喝高了，这里也堵得慌！”这明显是反话，刘老师干笑了几声，拱手说：“怠慢了，有招呼不周之处，还望大舅爷海涵。”



这话不说还好，一说大舅爷更来气了：“别文绉绉的，你知道怠慢了啊，知道招呼不周啊，之前干什么去了？还海涵？我没那肚量！”刘老师愣住了，他想了好一会儿也没弄明白，到底哪点对不起大舅爷。

刘老师只好陪着笑问：“大舅爷，有话您不妨直说，我也好向您讨教一下不周之处。”

只见大舅爷猛地站了起来，问：“这次喜宴是为谁办的，你知不知道？”刘老师糊涂了，说：“是您外甥啊，怎么了？”大舅爷一声冷笑，说：“还问我怎么了，常言道，爹亲有叔，娘亲有舅，外甥做十岁，你把我这堂堂大舅爷往二席上撻着，道理何在？”



听了这话，刘老师暗道不好，怎么把这茬给忽视了！酒宴的项目不同，主宾的对象各异，按当地传统，小孩子“做十岁”，酒席上舅爷为大。

到了这般地步，刘老师只好打圆场：“大舅爷，您看这事儿闹的，要说都怨我，事儿来得突然，没工夫跟您商量，您本来是该坐一席，哪想到那位贵客老总会大驾光临，人家特意前来捧场，叫人家坐一席之下，好说不好听，对吧？只能委屈大舅爷了，您不是外人，莫怪莫怪。”这话在理，一般人应该可以原谅，可这位大舅爷不知是酒劲上头还是怎么着，不依不饶地赖在大厅上不肯离开，非要讨个说法。这会儿还有客人没走，他这么一闹腾，很快就有人围过来看热闹，把刘老师的脸面都丢尽了。

本来事儿就这么过去了，一人退一步，万事大吉，但刘老师越想越不是滋味，大舅爷在酒宴上唱的这出戏，跟砸场子没多大区别！刘老师越想越气恼，这口闷气，一直憋到三个月后，那天接到请柬，大舅爷家要摆酒宴，刘老师暗自一笑，心想：撒气的机会来了。

这是个什么机会？原来，大舅爷家大楼落成宴请宾客，这里头也



有规矩，酒宴上坐一席的，该是搬砖递瓦出力最多的亲戚。要说出力最多，刘老师算一个，还有刘老师的二舅爷、三舅爷，甚至大舅爷的大舅爷、二舅爷、三舅爷……刘老师就想瞧瞧，大舅爷有多大能耐，该怎么扯这个席！扯席扯不好，肯定会有人见怪，到时候自己等着看笑话，顺便说几句风凉话得了！

大舅爷家的酒宴，正是在刚落成的新屋里举办，接近中午，大厨师一声吆喝：“准备上菜了！”位于院内的几桌“次客”很快落座，大厅内的几桌迟迟未动，刘老师也在其中，冷眼旁观大舅爷。

酒宴前的高潮项目——扯席就

要开始了，就在这会儿，有跑堂的几个帮手抬来几张圆桌面，分别放在大厅内的几张方桌上，变成了一张张大的“圆桌”，这是干什么？众人正愣着，一旁的大舅爷却无比镇定，脸上笑吟吟的，朝大厅内的客人们拱拱手，说：“我们把桌子拼在一起，大伙儿挤在一块儿，喝酒热闹些。请各位贵客落座，今儿这席，我就不扯了，呵呵。”说罢，他领头一屁股坐在一个座位上。

若是方桌，棱角分明，位置明白，主桌还是次桌，一席还是二席，一眼便知，但眼下这一张“大圆桌”，无棱无角，难分主次，别说分不出一席、二席，连主客桌也定不了，哪里还用得着扯席？大家都坦然地依次落座，酒宴正式开始。

刘老师瞪大了眼，大舅爷这人可真够狡猾，不过，他转念一想，这事儿也不能说大舅爷什么，要怨还得怨“扯席”，其实搁哪儿坐着不都一样，为什么要大伤脑筋“扯席”呢？

想到此，刘老师做出了一个决定：以后家里摆酒宴不扯席，这要成为风气，好好传下去……

（题图、插图：陆小弟）





· 谈段子 ·

生活趣多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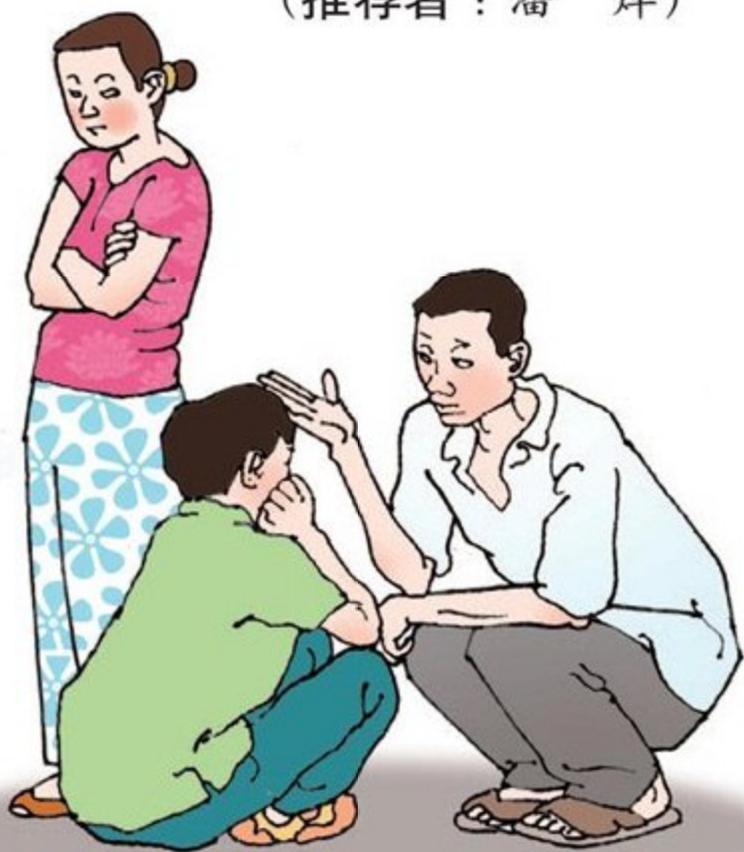
◆ 一群大妈在跳广场舞，前面领舞大妈不小心摔了一跤，就听见后面有大妈说：“噢，高难度动作出来了。”全体大妈摔地上！那场面太美我不敢看。

◆ 从小我妈就没有打过我，但是犯错了都会叫我爸揍我。今天和我爸说起这事，我爸说：“孩

子，你记住了，我不是暴力的决策者，我只是暴力的搬运工。”

◆ 昨晚，跟一哥们儿在路边大排档正胡吃海喝地聊着，那家伙忽然兴起说要去参加《非诚勿扰》，突然，一排路灯全灭了。

(推荐者：潘 焯)



抠的三种境界

- ◆ 铁公鸡，平时只掉点渣渣。
- ◆ 不锈钢铁公鸡，连点渣渣都不掉。
- ◆ 带磁性铁公鸡，不掉渣渣就算了，关键还吸别人的渣渣。

(推荐者：咪 胖)

◆ 问：“你为什么这么黑？”
答：“因为我不想白活一辈子！”

◆ 问：“为什么有人说‘女人永远是对的’？”
答：“这句话反映了很多男性蛮不讲理地认为很多女性蛮不讲理。”

◆ 问：“为什么找男朋友那么难？”

答：“没有一见钟情的资本，又缺少日久生情的条件。”

◆ 问：“如何回应‘人的眼睛有5.76亿像素，却终究看不懂人心’？”
答：“你有100亿个脑细胞，却尽想些没营养的问题。”

◆ 问：“女朋友说某某好帅的时候怎么往下接话茬？”
答：“那又怎样，女朋友又没我的漂亮。”

(推荐者：若 子)

机智问答



胖子的心声

- ◆ 减肥失败，又称“打回圆形”；衣服快撑破，又称“圆形毕露”；不能再胖了，又称“圆尽于此”。
- ◆ 尝试了各种运动后，我终于确定了自己的爱好是躺着。
- ◆ 如果我的钱能像我的肉一样对我不离不弃就好了，或者，我的肉能像我的钱一样说没就没了也行。
- ◆ 我是胖人，但绝不是粗人。
- ◆ 因为我有双下巴，所以碰到任何困难都不能低头。
- ◆ 肚量的大小决定一个人成就的高低，肚臍的大小则未必。

- ◆ 真的好累，同样都是女生，别人撒个娇能搞定的事情，我却得靠威胁。

(推荐者：周继红)

- ◆ 网友：让你感觉最孤独的一句话是什么？
神回复：就差你没交作业了。
- ◆ 网友：如何能尝试被人追的感觉？
神回复：买东西不给钱就行了！
- ◆ 网友：一只熊剪掉脚趾甲后变成了什么？
神回复：一只能。

神回复

(推荐者：芷彩卓)

南腔北调

- ◆ 藏在心里的情绪就像放进锅里的饺子，只要时机成熟，就会翻腾着浮起来，你想按都按不住。
- ◆ 最短的距离是从手到嘴，最长的距离是从说到做。
- ◆ 支付手段那么多，我这赚钱的手段明显不够用啊！
- ◆ 股票和彩票的区别：一个把我的整钱拿走，一个把我的零钱拿走。

- ◆ 其实妹子们都还是蛮拼的，冬天拼气质，夏天拼身材，全年拼脸蛋。
- ◆ 跟大多数人的关系到最后就是：只走流量不走心。
- ◆ 就算失败 99 次，我也要继续努力，凑个整数。
- ◆ 老婆，不要挑战我的底线，否则，我又得修改底线。

(推荐者：潘光贤)

(本栏插图：陆小弟)



玛丽太太的愿望

■ 麻 坚

保罗是个牧师。这天晚上，他梦见上帝说，下次玛丽太太她们来教堂做礼拜的时候，可以每人提一个愿望，他会把这些愿望都变成现实，因为她们始终如一的虔诚。

第二天，玛丽太太她们像往常一样来做礼拜，保罗想起昨晚的梦，



便传达了上帝的意思。

“这是真的吗？”海伦太太将信将疑地问。保罗看着海伦太太，轻轻点了一下头。“那能不能把我的皮肤变光滑一点？”海伦太太摸着自己的脸蛋说。海伦太太话音刚落，她脸上的皱纹立马就不见了，一下年轻了十几岁。见海伦太太的愿望成真，大家纷纷说出了自己的愿望，最后，只剩下玛丽太太了。

保罗盯着玛丽太太的眼睛，微笑着说道：“玛丽太太，请说出您的愿望吧！”玛丽太太想了想，说道：“请上帝让我丈夫拥有强大的酒量吧，喝多少都不会醉！”

保罗吃惊地站了起来，说：“您怎么会提这样奇怪的愿望呢？海伦太太她们都希望上帝让自己变得更加漂亮。难道您不希望吗？”

玛丽太太幽幽地说：“保罗牧师！我当然也希望自己更加漂亮，可对我来说，我更希望我的丈夫拥有强大的酒量，这比什么都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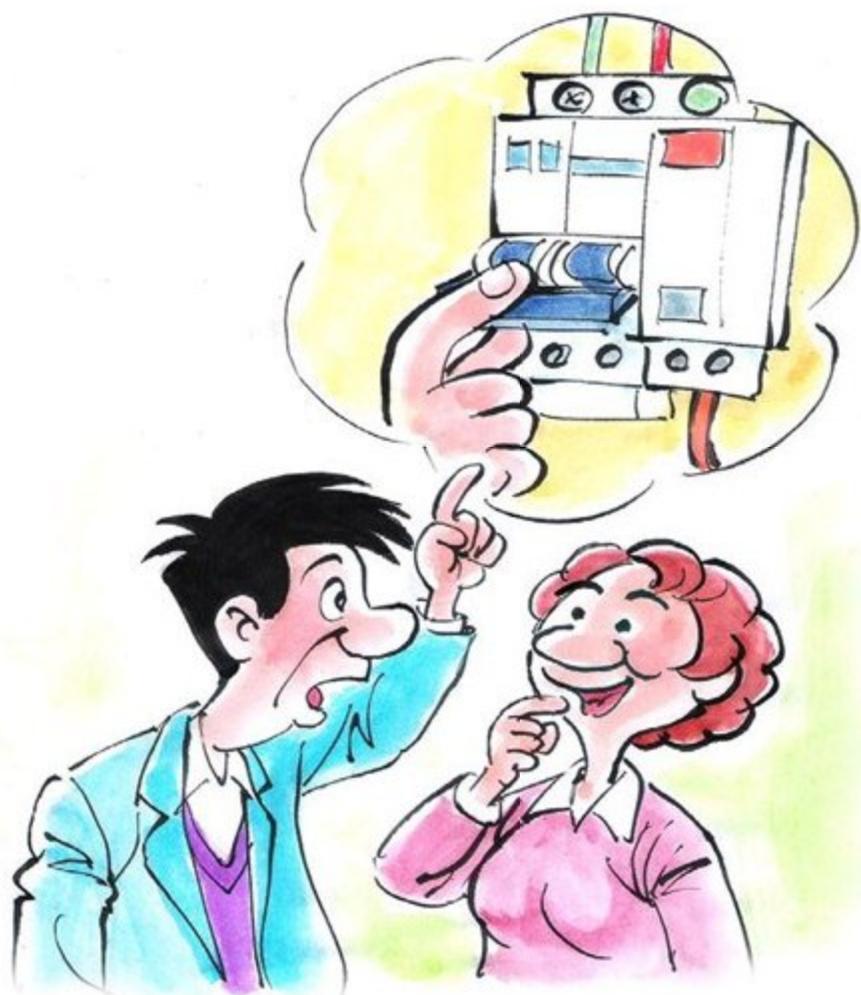
“为什么？”保罗狐疑着问，“据我所知，您的丈夫乔丹只是一个手工业者，不是政客，他不需要那么大的酒量来应酬。”

“你错了，保罗牧师！”玛丽太太说，“乔丹爱和朋友们一起喝酒，可是他酒量不行，一喝就高，喝高了就抢着买单，家底都快被他这样折腾光了……”



招工 有学问

■ 雁 戈



樊三开了个家电维修部，因业务繁忙，贴出了一则启事，欲高薪聘请一位精通家电维修的师傅。

前两天都没人来应聘，第三天，来了一个小伙子，自报家门说他毕业于某知名技校，擅长修理各种大小型家电，说着，还掏出一个绿本本，要交给樊三过目。樊三说：“我不要什么本本，我要的是真本事。”

说话间，有人走进店里，拿出一把充电式手电筒让樊三修理。小伙子自告奋勇地说：“让我来！”然后，他拿起手电筒，一番倒腾，仅花了三五分钟，手电筒便修好了。

紧接着又有人抱来一个电饭煲，还有人推来一台电视机，小伙子都没费吹灰之力便排除了故障。几个顾客都夸小伙子的手艺好，樊三看

了也对小伙子说：“你的手艺确实不赖，你稍等一下，我马上就回来跟你签合同。”

小伙子正满心欢喜地玩手机游戏，隔壁一个中年大妈急急地跑来，说家里的洗衣机正洗着衣服，突然不转了，让小伙子帮忙去看看。小伙子犹豫了一下，才挑了几样工具跟着去了，但他围着洗衣机折腾了半天，直搞得满头大汗也没能查出故障，更甭说修理了。趁中年大妈不在，小伙子就灰溜溜地跑掉了。

这时，中年大妈家里的电灯突然亮了，樊三从门外走进来，笑着说：“也真有他的，拉了闸停了电都不知道，还好意思请三个托儿来蒙我。”中年妇女问：“你咋知道那是他请的托儿？”樊三扬扬手里的那个绿本本，得意地说：“当年我就是用的这招，才进了我师父的店，边学艺边修理，才混到了今天。”



七把铲子

■ 冯 紫

这天，一帮老同学聚会，吃饭时，聊起了参加同学婚礼随份子的事儿，有人说，他的一个同学都第三回婚礼了，还挨个通知。有人接过话茬，说自己有个同学，婚都结四次了，比他还厉害！老班长笑了笑，说：“听你们这么一说，我倒想起了一件事，不妨给大家讲讲。”

老班长以前卖过好几年的日杂，



什么锅碗瓢勺，刀子铲子，样样尽有。一天，来了一个老头，一进来就问有没有小铲子，老班长就拿了一把给他。没过几天，老头又过来问，老班长又给他拿了一把。又过了几天，老头又来买走了一把小铲子。等老头第四次来，老班长没有立马去拿小铲子，而是问他先前买的小铲子是不是用坏了。

“老头说东西好着呢。我一听，更不解了，既然没用坏，干吗老买小铲子？老头一笑说：‘铲子我还没用呢，你到底卖不卖？’我能不卖吗？只能又卖给他一把铲子。”

听着老班长讲的故事，大家一头雾水，实在想不出卖铲子跟别人结几次婚有啥关联，老班长喝了口水，“嘿嘿”一笑，接着讲下去：

“后来，老头又来过三次，最后一次来的时候，我问道：‘大爷，你可买七把铲子了，到底是干啥用呢？’他说：‘到这个时候了，告诉你也无妨。是这样的，到我百年时，要和老婆子合葬，须得把原先葬的老婆子的棺材起出来。’我一听，更疑惑了，起棺材时要用铲子不假，可也用不着买这么多呀！老头见我发愣，说：‘老一辈儿的讲了，起一个棺材只能用一把铲子，我有七个老婆，不买七把不够用呀！’”

老班长的故事一讲完，大家伙儿都笑喷了……



手臂上的抓痕

■ 张家坤



天气闷热，大旺去看父母，见大旺穿着长衣长裤，父母问起了缘由，大旺拽了拽衣袖，只说不小心感冒了，医生说要保暖。

中午大旺洗手吃饭，刚卷起衣袖，就被母亲抓住手臂，指着上面那两道长长的抓痕问：“这是怎么回事？”大旺吞吞吐吐地说：“昨天逗猫不小心被抓了，已经去医院处理过了，家养的猫没事。”母亲一把拉过大旺的手臂，仔细检查起来。刚看一会儿，就问：“大旺，你说实话，这抓痕到底是怎么回事？”大旺缩回手臂低下头。母亲叹了口气说：“你要骗我们到什么时候，猫能抓出这样的伤痕？”大旺欲言又止，说：“你们就别问了，这点小伤死不了人的。”父母对视了一眼，便没有再问。

大旺闷着头吃完饭，就回家了。

一到家，大旺就把长衣长裤脱了，说：“热坏我了。”老婆看了一眼大旺手臂上的抓痕，问：“还痛不？”大旺没好气地说：“你说痛不痛，你也够狠的，就为了那些钱下这么重的手！”老婆也说：“谁让你买股票赔这么多钱的，真有下次，我可就抓你的脸了！”

这时，大旺的手机响了，是父母打来的。挂了电话，老婆问：“你说了是我抓的吗？”大旺说：“我没说，他们自己猜到了，问咱俩为啥吵架，我就把买股票赔钱的事都说了，他们骂了我一顿，告诫我要好好过日子，不要老想发大财……”

听到这儿，大旺老婆有点不耐烦地说：“说关键的！”大旺冲过来一把抱起老婆说：“苦肉计成功了！父母刚才说了，买股票赔的钱都由他们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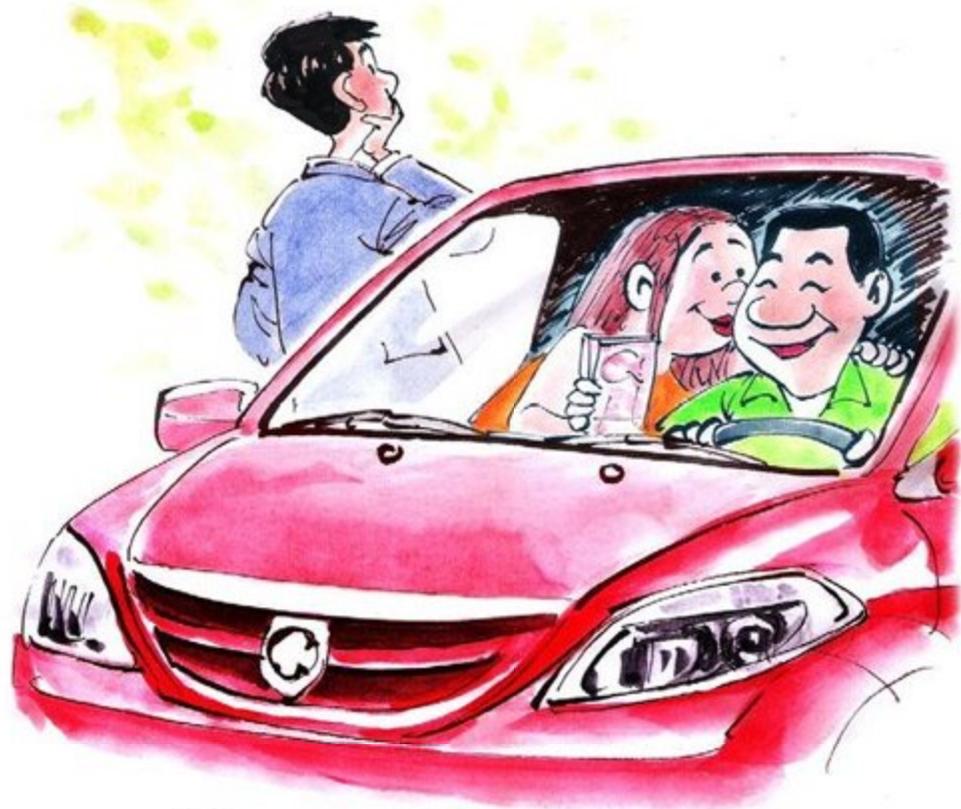


浪漫 “情人劫”

■ 郭 勇

大刘现在家庭和美、事业有成，唯独对当年被自己甩掉的前女友小云念念不忘。不久前，他和小云都被拉进一个微信群里。大刘想和小云说说话，可是不知怎么开口。

就这样，一晃到了情人节，大刘想起当年情人节和小云共处的情景，就鼓起勇气给她发了条微信：“云，你好吗？情人节快乐！”过了老半天，小云才回了话：“还行吧！”一见小云回了话，大刘激动不已，



再三请求能和小云见个面，还承诺包揽她从县城到省城的一切费用。小云被逼得没办法，就同意了大刘的请求。

大约两个小时后，大刘来到了约定的饭店门口，这时，小云也到了，可她是坐出租车来的，这一下大刘惊得下巴都要掉了：这得多少钱啊？看着计价器上的数字，大刘赶忙掏钱要给司机，小云在旁边咧了一下嘴，带着一丝冷笑说道：“别急啊，你照这价钱给可不对啊，我跟司机大哥说好了往返包车，人家才肯来的，要是让他空车回去，人家岂不是要赔死？还有，我还答应了给他200块钱的小费。哦，对了，还有高速的过路费也一块儿给了吧！”

大刘心头隐隐作痛，他一边掏钱一边想：这次见小云，旧情怕是难叙了，一个大电灯泡一直跟着呢！

这时，司机大哥说：“兄弟，你们老同学吃个饭不会太久吧？我还等着回去拉活养家呐！要是超过两小时，我可要另外加钱的！”

就这样，在出租车司机的监督下，大刘和小云匆匆吃了饭，就送她上了车。小云在车里和大刘挥手告别，随后一扭头，在司机的脸上猛亲了一口，说道：“老公，快算一下这趟你挣了多少。待会儿换个地儿好好让你吃一顿！”

（本栏插图：包丰一 顾子易）